



左傳快讀  
二册

志

0712  
1510  
14





門七12  
孫卷  
1510  
14

曲江書屋新訂批註左傳快讀卷十六

同學諸子參閱

善化李紹崧駿出選訂

宋 林堯叟唐翁 兩先生參註

本朝 馬李驊天閑 浩大瀛 兩先生批評

晉杜 預元凱先生原註  
唐陸元朗德明先生音義

履道 謙道 晉道  
男 泰道 頤道  
豫道 恆道 萃道

校字

自二十三年起  
至三十二年止

昭公下

蔡悼侯東國卒于楚  
弟申立是為昭公

敬王  
元年

二十三年

新訂左傳快讀

卷之二十六

昭公下

一

曲江書屋



稱行人譏晉執使人也叔孫婣即叔孫舍穆叔之子昭子○婣勅略反

晉人執我行人叔孫婣

知邑 離姑亦知邑道經魯之武城○離姑在今山東沂州府費縣故武城之南 公孫鉏 知大夫

邾人城翼還將自離姑公孫鉏曰魯將御

欲由武城邊鄙轉而依山南行不欲徑過武城

我欲自武城還循山而南徐鉉邱弱茅地

謂此山道 若阻雨水 是師不能歸也 遂從三子之言 自離姑過武城

曰道下遇雨將不出是不歸也遂自離姑

用兵寒 其前道 用木斷 其後道 弗殊不絕也

武城人塞其前斷其後之木而弗殊邾

乃推斷木而蹶仆於地以絕邾師走路 此事乃在往年傳道言之

師過之乃推而蹶之遂取邾師獲鉏弱

地邾人愬于晉晉人來討叔孫婣如晉晉

人執之書曰晉人執我行人叔孫婣言使

人也晉人使與邾大夫坐叔孫曰列國

之卿當小國之君固周制也邾又夷也寡

卿得會伯子男故 曰當小國之君 雜有夷狄之風

去聲

昭公下

斤丁二專

此篇傳晉執叔孫婣事首段乃解經正文從武城取邾鉏入為見執緣起寫來乃全與叔孫無涉明叔孫之無罪而晉執使人之非也以下出色寫叔孫不為威惕處困而亨凡作兩截讀前分敘三項後連敘四項事事不凡叔孫豹後又見此人

前三項乃見執正事故用重筆後四項乃在晉餘事用輕筆重筆則詳妙于鋪排輕筆則簡妙于攢發若一概拖長寫去局渙而法亦板矣



○三項皆以使字起乃

字繁極寫得叔孫胸襟胆氣落落不同大為魯邦增色若令意如遭此不知如何屈服如何現醜恨叔紉不能復生為我殺死耳穆叔父子世篤忠貞而君莫近信一遭楚虐一遭晉陵皆能知有國而不知有身求諸古大臣中如此能得幾人

○擡出周制明是渺視霸王去眾獨朝教他只管來殺總是剛中有字何虛習坎滯至子產既沒微斯人誰敢嗣響

回子服惠伯之子 請使與邾大夫坐 昭伯叔孫介副 訟我則不屑與坐

君之命介子服回在請使當之不敢廢周

制故也乃不果坐韓宣子使邾人聚其眾

與邾人 使執之 一人往朝 示以必死

將以叔孫與之叔孫聞之去眾與兵而朝

即士 身伯 不善 圖謀

士彌牟謂韓宣子曰子弗良圖而以叔孫

以叔孫與 邾人執之 必滅邾 以報仇

與其讎叔孫必死之魯亡叔孫必亡邾邾

時邾君在晉言魯 將何所依歸 亡邾邾君失其國 是益晉憂也 我皆所以貴為 諸侯盟主者

君亡國將焉歸子雖悔之何及所謂盟主

能討諸侯 若使邾人執叔孫 何用盟 主為哉 舊注分館 叔孫子服

討違命也若皆相執焉用盟主乃弗與使

回○周注使邾魯 舊注二子辭不屆故士伯愬而執之○愚按先邾人愬魯取 大夫各居一館也 其師於晉晉乃執叔孫欲坐而不果是魯尚未回愬也此時

各居一館士伯聽其辭而愬諸宣子乃皆

士伯單聽魯辭始知邾不道而行邾亦合有 親為之御○周 責也故士伯代魯愬邾於宣子而執兩國大夫 注擁護之也 舊注過 邾館欲

執之士伯御叔孫從者四

使人見叔孫之屈辱○正義御謂引進叔孫詣於獄也○周註過邾館亦使 叔孫知邾人亦被執也以如吏聽別館之命非詣獄也館箕則不復詣獄矣

人過邾館以如吏先

○宣子所行實在非禮

士伯看不過去恐遭諸侯物議故爾執理以勸公道自在人心非士伯獨厚於叔孫也然宣子亦未嘗不知非禮直欲逞其私志無人說長道短何害於事不料士伯大張公道宣子只得縮手所以後來事士伯有功叔孫居多

按魯與邾莒二國常相爭競晉每有邾莒而在魯因不聽穆叔早結韓子之言遂致屢遭毒害若無骨鯁之臣周公其不祀乎



○士伯卽士彌牟兩次幫助叔孫爲明年歸叔孫張本前此季孫在晉全靠自己人得力今叔孫在晉反仰賴他國之人此中實有天幸非偶然也

後四項前兩項以請冠行貨爲對見其不輕與後兩項以將歸始至爲對又見其不吝與人固有經有權文亦有經有緯真異樣出色寫法

周註執邾大夫 對叔 晉以子刈草採薪 則邾子可歸矣 孫說 自辦飲食爲難 恐勞苦 從者

歸邾子。士伯曰。以芻蕘之難。從者之病。將

將改館子於 別都謂箕也 立以待 從且至 命也 且爲期 館叔孫 於箕

館子於都。叔孫且而立期焉。乃館諸箕。

舍字周註作上聲讀愚 按當讀去聲作館舍解

舍子服昭伯於他邑。范獻子求貨於叔孫。使

以求冠 叔孫乃送 又進一冠以與之 爲辭 作冠模法 偽若不知其意 言冠盡 在此矣

請冠焉。取其冠法而與之。兩冠曰盡矣。爲

去聲 叔孫故申豐以貨如晉。叔孫曰。見我。吾

我告女所以 行賄之地 申豐見叔孫留之使不 得出不欲以貨免也

告女所行貨。見而不出。吏人之與叔孫居

於箕者。請其吠狗。弗與。及將歸。殺而與之。

食之。叔孫所館者。雖一日必葺其牆屋。

去之日其館如始至無異不 以當去而有所毀壞其牆屋 葺補 治也 音緝

去之如始至。

高氏闕曰。晉雖以取邾師爲罪而執行人其實以士鞅來聘以魯爲卑已故也。○此亦季平子設謀以害之也。蓋鞅聘時叔孫爲政故。



狄泉

今洛陽城內太倉西南池

水也時在城外定元年城成周乃遠之城內亦曰翟泉

二十三年

天王居于狄泉尹氏立王子朝

敬王辟子朝也林註居于狄泉言未得京師也書天王居于狄泉黜子朝也書尹氏立王子朝則莫之與矣王子非卒不名此名之貶也

自京入于尹氏之邑

二子周卿士于朝黨與召莊公也

○此傳亦摘錄要略不登原評

尹

杜註尹氏之邑今山西汾州有尹吉甫墓即古尹城也

王城

杜註郊郭今河南城本郊郭周公所築自平王以下十二王皆都此至敬王乃遷都成周至赧王又居王城也在今河南府洛陽縣城內西偏

六月壬午王子朝入于尹。己丑召伯奭南宮極以成周人戍尹。庚寅單子劉子樊齊以王如劉。甲午王子朝入于王城次于左

宮極以成周人戍尹。庚寅單子劉子樊齊

以王如劉。甲午王子朝入于王城次于左

避于朝出居劉子邑

巷。秋七月戊申鄆羅納諸莊宮尹氏立

鄆羅周大夫鄆勝之子納子朝於莊王之宮

尹文公園周世卿也

洛陽縣城內西偏

王子朝。○八月丁酉南宮極震。蕞弘謂劉

文公劉盆也先君謂盆之父獻公也獻公欲立王子猛未及而卒

文公曰君其勉之先君之力可濟也周之

謂幽王時

三川涇渭洛也地動川岸崩

子朝在王城故謂西王

亡也其三川震今西王之大臣亦震天棄

敬王居狄泉在王城之東故謂東王

之矣東王必大克

左翼云論理則敬王為正論勢則子朝方張人心洶洶遂無定主而南宮極震背正即邪者不為天所佑則天心可知矣但叔鞮蕞弘雖俱決於天而不知所廢棄不在子朝之黨而在子朝也單劉雖無定難之才而以立正為心忠於王室可不謂之深明天道乎



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

不書楚楚不戰也雞父楚地

頓胡六國

吳人伐州來楚遠越帥師及諸侯之師奔

命救州來吳人禦諸鍾離子瑕卒楚師燔

吳公子光曰諸侯從於楚者眾而皆小

國也畏楚而不獲已是以來吾聞之曰作

左氏敘戰大抵詳謀則略事詳事則略謀此獨謀事俱詳謀作兩層事亦作兩層未及添出一件并前謀所未及可謂出奇無窮者矣王戎庵曰七國情形在光堂握兩軍勝負唯光指揮始籌應一一不爽作者序此亦甚難矣乃於其料敵之智用兵之神無微不至而復而不吝詳而能適可謂序事之神品

○長楚而不獲已足審人勢之強弱威克其愛必濟是決亡之勝負皆正理也以下立謀便從此兩語生發所謂奇正相生循環無窮也

○七國以楚為主故料楚特詳然不犯楚而先犯七國者得強而避之敵而取之之法故曰知彼知己百戰不殆同役而不同心行軍第一件大忌從末有不敗者帥尊且然何況賤乎

事威克其愛雖小必濟胡沈之君幼而狂

言凡作事以威勝過愛雖小必有成功軍事尤貴尚威

陳大夫薨壯而頑頓與許蔡疾楚政楚

○換用重筆寫楚特詳後應卻見一筆此事與文有詳略互見之法

令尹死其師燔帥賤多寵政令不壹七

此所謂威不克愛也

國同役而不同心帥賤而不能整無大威

命楚可敗也若分師先以犯胡沈與陳必



先奔三國敗諸侯之師乃搖心矣諸侯乖

請在軍之前行者去其戰備薄其威嚴示不整以誘之

亂楚必大奔請先者去備薄威後者敦陳

而追擊之○以前皆是泛謀定策在此兩語

**雞父**安豐縣南有雞備亭今江南鳳陽府壽州西南六十里有安豐故城雞備亭在其城南

整旅吳子從之戊辰晦戰于雞父吳子

此師先行以示不整○一國之罪人那有如許

以罪人三千先犯胡沈與陳三國爭之吳

此師後列以待其亂

為三軍以繫於後中軍從王光帥右掩餘

○以前邊請邊算以後邊做邊應一著不差楚軍任其魚肉絕無半辭作者原欲出色寫吳光為後來入鄧張本故不

帥左吳之罪人或奔或止三國亂吳師擊

○寫三國敗三國奔結到楚師大奔下筆天崩地塌不但勢如破竹已也按吳師敦陳整旅專向胡沈陳三國夾俱此三國與楚合而擊其後衝其衷胡沈得還要其自抑亦眾寡之不敵也

之三國敗獲胡沈之君及陳大夫舍上声胡

使之奔告三國之師曰

沈之囚使奔許與蔡頓曰吾君死矣師噪

未詳不知是胡沈許蔡頓陳之師是吳師懼而奔

而從之三國奔楚師大奔書曰胡子髡

國君社稷之主與宗廟共存亡者故稱滅大夫輕故稱獲○正義曰君存稱滅則文在上國存君死則文在下

沈子逞滅獲陳夏齧君臣之辭也不言



戰楚未陳去声也

楚人城郢

二十三年 襄瓦子囊之孫子常 楚用子囊遺言已築郢也 代陽何為令尹 城交今良吳復增修

楚囊瓦為令尹城郢沈尹戌曰子常必亡

不能修德 以自固衛 何益 德及遠方故四夷 悅服皆為之守衛

郢苟不能衛城無益也古者天子守去声在

德薄政卑四夷交侵 故藉諸侯以為守衛 親仁 善鄰

四夷天子卑守在諸侯諸侯守在四鄰諸

深而沉雄幅雖不長卻 是一大篇文字也

鄰國交侵則 完守四境

既慎守 四境

猶貴結四鄰 之國以為援

侯卑守在四竟境同慎其四竟結其四援民

使民得以 安習其野 成春夏秋三 時之功務 於是內無盜賊之 憂外無敵國之懼

狎其野三務成功民無內憂而又無外懼

何必 用城 鄰國都也徒城國都 以為守能有幾何

國焉用城今吳是懼而城于郢守已小矣

德既卑而并不 其能保國 梁國伯爵僖十八年梁伯好土功民疲弗 得慎守四境 都不亡乎 堪則曰某寇至乃溝公宮曰秦將襲我民

卑之不獲能無亡乎昔梁伯溝其公宮而

懼而潰秦 遂取梁

民潰民棄其上不亡何待夫正其疆場脩

○上截從喻引出正又 從正跌到喻兩喻一正 一反下截從正推到喻 又從喻通轉正兩正亦 一正一反尤妙於上截 引一箇不能衛者如此 下截引數代能衛者如 彼局勢變幻無端而用 筆亦復跌宕頓挫



險其邊境之營壘

親愛民人使其感戴

明教部伍使知侯望

其土田險其走集親其民人明其伍候信

交際鄰國之禮恪守不移

不僭則守誠信不貪則尚廉恥

其鄰國慎其官守守其交禮不僭不貪不

不懦弱則不受辱不耆強則不陵人

懦不耆完其守備以待不虞又何畏矣

大雅文王篇周公戒成王之詩云何不念爾祖之德爾亦述治其德以顯之聿述也脩治也

○此無字本詩無字意成之意言我亦欲汝何不監爾祖云云

詩曰無念爾祖聿脩厥德無亦監乎若敖

若敖楚八世祖蚡冒十世祖楚武王文王此四君皆先君之賢者

方百里為一同

蚡冒至於武文土不過同慎其四竟猶

方千里為一圻今土數圻極言其土廣民眾而國富強矣

而徒規規然治國都之城不知慎守四境亦難乎以為安也

○能無亡乎不亦難乎兩字悠揚咏嘆大有感傷之慨而皆與起手一拊相呼應

不城郢今土數圻而郢是城不亦難

乎

蔡昭侯 杞平公卒子成元年 立是為悼公

敬王 二十四年

### 論王室亂

莊公之子盈

極之子

甘平公之子非黨于朝者故二人以之見

正月辛丑召簡公南宮嚳以甘桓公見王

此篇依聘侯左翼合傳原本其評云左氏隨筆



散書而次而第之首尾  
聯絡自有纍纍貫珠之  
妙余於王室之亂分年  
以書所以備載始末不  
使少有遺漏云○今愚  
則割周公之愛多矣

○此節言之朝不得人  
心雖強何害跟閔馬父  
天所廢句來

子朝劉子謂襄弘曰甘氏又往矣對曰何

度謀也言唯同心同德則所  
謀合義子朝則不能故無害

害同德度待洛義大誓曰紂有億兆夷人亦

夷人平  
常之人

有離德余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此周所

君謂劉  
文公

以興也君其務德無患無人戊午王子朝

緱氏西南有鄆  
聚言子朝稍強

入于鄆鳥戶○三月庚戌晉侯使士景伯泄

泄臨也就問于朝  
敬王知誰曲直

問周故士伯立于乾音干祭而問於介眾晉

乾祭王  
城北門

介大也景伯問王  
室亂故於大眾

人乃辭王子朝不納其使去声○鄭伯如晉

知曲在子朝故  
辭而不納其使

子大叔相見范獻子獻子曰若王室何對

老夫太叔自稱言我年  
老尙不能憂恤鄭國

豈敢憂王  
室之事

曰老夫其國家不能恤敢及王室抑人亦

養寡婦也織者常苦緯少寡婦一人耳為衣有限故不憂緯少蓋太  
叔以養婦自喻言我年老將死不能恤國如養婦不必恤緯而遲暇

有言曰反力之不恤其緯而憂宗周之隕為

○此節又跟前同德度  
義來為後會黃父平王  
室作引起至此天亦悔



禍之烈而使子朝潰於瑕文亦喜王將克而彼晉人知其恥抑揚頓挫意緒貞誠居然詰戒體裁不徒賞其圓潤

憂宗周禍將及己乎舊註作寡婦所宜恤誤

蠢蠢動擾之貌

何故與知

謂獻子

將及焉。今王室實蠢蠢焉。吾小國懼矣。

然大國之憂也。吾儕何知焉。吾子其早圖。

詩小雅 鼐大器 餅小器 常稟於鼐者今所受罄盡 蓼莪篇 則鼐為無餘故恥之太叔以鼐喻晉意

之。詩曰：餅之罄矣，惟鼐之恥。王室之不寧。

范鞅恐諸侯以義責己

晉之恥也。獻子懼而與宣子圖之，乃徵會。

以明年會于黃父為期

於諸侯，期以明年。

巢楚邑也書滅用大師

### 冬吳滅巢

略行也行吳界將侵之

楚子為舟師以略吳疆。沈尹戌曰：此行也。

述召也

楚必亡邑，不撫民而勞之，吳不動而速。

使吳躡踵楚跡

之。吳踵楚而疆場無備，邑能無亡乎？越大

楚平王

夫胥犴，勞王於豫章之汭。越公子倉

胡傳云巢楚之附庸實邑之也書吳人州來著二十陵楚之漸書吳滅巢著四年入郢之漸

前後議論都以而字為句法中間敘事亦用一而字以實之隨手成矩從心不踰者也



歸饋 餉也

歸如字又音匿王乘舟倉及壽夢壽夢越大夫帥師從王王及

楚地名王歸行及圍陽倉與壽夢還越也

果如 戊言

圍陽而還吳人踵楚而邊人不備遂滅巢

鍾離不書 告敗略

及鍾離而還沈尹戌曰亡郢之始於此在

二姓之帥守巢及鍾離大夫也

幾猶豈也言豈有如是之舉動而不使寇敵及

矣王一動而亡二姓之帥所類反幾音几如是而

平 郢者 大雅桑 柔篇

厲惡也 階道也

梗病也

不及郢詩曰誰生厲階至今為梗其王之

謂乎。

杞悼公 元年

敬王二十五年

春叔孫婁如宋

右師樂太 心居桐門

春叔孫婁聘于宋桐門右師見之語卑宋

司城樂氏之大宗也 卑賤譯其才德薄

大夫而賤司城氏昭子告其人曰右師其

此篇是三平遞說格首

段無禮必亡次段喪心

不久未段失民動必憂

三事相類各為後文起

本是三平也論文本傳

叔孫聘宋事自當以叔

斤丁二平專代賣

昭公下

十二由工書



孫為主故首段開文作引末段因事旁及皆從叔孫身上生出議端中段單敘叔孫

亡乎。君子貴其身而後能及人。是以有禮。唯禮可以貴人欲身之貴必須以禮

今夫子卑其大夫而賤其宗，是賤其身也。賤人人亦賤己

能有禮乎。無禮必亡。宋公享昭子，賦新宮。為定十年樂大心出奔傳也

昭子賦車轄，明日宴飲酒樂。宋公使昭車轄小雅詩篇名周人思得賢女以配君子昭子將為季孫迎宋公女故賦之

子右坐，語相泣也。樂祁佐退而告人曰：今坐宋公右以梓近言改禮坐禮

茲君與叔孫其皆死乎。吾聞之哀樂。可樂而哀與可哀而樂

樂哀皆喪心也。心之精爽是謂魂魄。魂魄精血也爽明也心之精血屬陰為魄心之神明屬陽為魂

去之何以能久。季公若之姊為小邾夫人。平子庶姑與公若同母

生宋元夫人生子以妻季平子。昭子如宋元夫人平元夫人生女為子之外姊平子之表甥女

宋聘且逆之。公若從，謂曹氏勿與魯將。且為平子逆妻平子人臣而用卿逆季氏強橫甚矣如宋小邾曹姓即宋元夫人謂勿以女妻平子

左翼云此類敘法也左氏每於事相類者比合掩映以成章法如此文無禮必亡喪心不久失民勤必憂雖係三事而比而合之理自相通故連類以書使人惕然知省三事由遠及近步步用逆敘次斷續無迹筆筆化工



逐季孫 宋元公

逐之曹氏告公公告樂祁樂祁曰與之如

本傳叔孫聘宋事之凡斷論四人而於昭公特詳蓋昭公出奔事關緊要故也

若果欲逐季氏則昭公必失其國

文子武子平子

是魯君必出政在季氏三世矣魯君喪政

宣成襄昭 失政則民心不附

四公矣無民而能逞其志者未之有也國

大雅瞻 言無人則憂患至

君是以鎮撫其民詩曰人之云亡心之憂

惟安靖以待天命猶可無患

矣魯君失民矣焉得逞其志靖以待命猶

若逆時而動必致憂患

可動必憂

請公穀作 胡傳云云然則黃父之會無美辭何也王室不靖亦惟俛後同 友邦家君克修厥職以綏定王都非異人任亦何美之

夏叔詣會晉趙鞅宋樂大心衛北宮

有免於譏貶足矣此春秋以正待人之體也後世以濫賞報臣子所當為之事為臣子者亦受而不辭失此義矣

喜鄭游吉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

家氏鉉翁曰此為王室而會不書無勤王之實也案左氏期以明年納王卒不聞晉侯躬御戎馬展義王室晉之不能亦甚矣

人于黃父

討子朝之亂 謀定王室

夏會于黃父謀王室也趙簡子令諸侯之

新丁巳傳五八賈

昭公下

十四

曲江書屋

趙氏臆飛曰王室之亂於是四年諸侯無一念及成周者晉管圍郊而無功深目阻縮不復議王室矣今以子太叔一言而晉報然內慚趙鞅於是合九國之大夫于黃父謀定王室然於時諸侯之政類出於大夫大夫各謀弱公室以為己私志不在是也徒勉從人言實何補於王室哉



此篇以主包賓首尾是會中正文中間却是附載所謂某甲文字不能割愛須寄見於乙傳中者也其鋪排與行交事君篇同一筆意但彼以典故勝此以理致勝故自別耳

天地民三平卻將天地歸并民上則天之明四句總領下分三段首段應用其五行末段應生其六氣中段應則天因地既整齊又變化也

俞寧世曰則天地之經一句總說以下有天地之體有天地之用有天地之別有天地之交無所不該

此絞禮所由制禮字只一點以下逐項皆有一禮字卻不明點出

大夫輸王粟。具戊人。曰明年將納王子大

輸納粟米 具備徒人 時天王居狄泉故言將納王於王城

叔見趙簡子。簡子問揖讓周旋之禮焉。對

言揖讓周旋乃非為禮為禮之儀文之本也

曰是儀也。非禮也。簡子曰敢問何謂禮。對

太叔游氏名吉

曰吉也。聞諸先大夫。夫子產曰夫禮天之經

義者利行者人所履 天經地義其實一理故總言天地之大經而民皆則行之串一

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

實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性。生其六氣。用

日月星辰 高下剛柔 此上一節言 六氣陰陽 天之明也 是綱 地之性也 禮本法天地也 風雨晦明 金木水 酸鹹辛 青紅黃 白黑 微羽 過淫

其五行。氣為五味。發為五色。章為五聲。淫

則昏迷 使民失其 賦畀之性 味聲色養人不過其度 以奉養人生之性

則昏亂。民失其性。是故為禮以奉之。為

馬牛羊 麋鹿麀 祭天地宗廟 凡此皆所以奉 山龍華蟲藻 雜用天地 雞犬豕 狼兔 三者謂之犧 成五味之用也 火粉米黼黻 四方之色

六畜。五牲。三犧。以奉五味。為九文。六采。五

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五色備謂之繡。集此五章以奉成五色之用 並見二 十年註

章。以奉五色。為九歌。八風。七音。六律。以奉



新訂左傳夾讀 卷之二十一 昭公下 十六

五聲為君臣上下以則地義為夫婦外內

以經理內外之事 君臣有尊卑法地有高下 此層特詳君臣夫婦並應天地

以經一物為父子兄弟姊妹甥舅昏媾姻

曰姻兩婿補正云言其親疏倫序在君為政在臣為事民功曰庸治功曰力相謂曰並此象於天文之行列也行其德教務其時要以順從四時皆禮之

亞以象天明為政事庸力行務以從四時

也本 雷震雷曜天之威也聖人作刑戮以類象之

為刑罰威獄使民畏忌以類其震曜殺戮

此以上言聖王制禮以奉天性使不過其度也

為溫慈惠和以效天之生殖長育民有好

六志 稟受天之六氣而生 人君為政審其法則宜其象類

惡喜怒哀樂生於六氣是故審則宜類以

此以下詳言六志

制六志哀有哭泣樂有歌舞喜有施舍怒

有戰鬪喜生於好怒生於惡是故審行信

令禍福賞罰以制死生生好物也死惡物

信以行賞而福人以制其生 此事之至好者 此事之至惡者

也好物樂也惡物哀也哀樂不失乃能協

或哀或樂不失其正 乃能則天因地協和於天經地

也

○味聲色各作一項五倫分三層寫蓋五倫是天地間一件極重大事即是禮之本也本不立聲色味何取乎故此項獨詳

只好惡喜怒哀樂六字折寫兩遍第一遍倒從哀樂喜怒說到好惡卻是從喜怒倒出好惡第二遍順從好惡倒出哀樂卻又略去喜怒哀樂變化不測

新訂左傳夾讀

卷之二十一 昭公下

十六



從生共六氣。繳到則天  
因地而不失字。性字并  
映合用。共五行用筆。周  
密。

義之性是以得與天地參而長久也。○王云將六志分合環  
轉言之。總見聖人定禮。不過制情而結歸。天地迴龍顧母。

天地之性。是以長久。簡子曰。甚哉禮之

禮之為道所  
以紀綱上下  
天地以禮而成位。猶  
織以經緯而成文也。

大也。對曰。禮。上下之紀。天地之經緯也。民

民有禮則安。三句又  
無禮則危。應起處  
皆崇  
尚之

之所以生也。是以先王尚之。故人之能自

人性之直者自以  
禮彌之。使就於曲  
能如此者而後  
可謂之成人

曲直以赴禮者。謂之成人。夫不亦宜乎。簡

曲直赴禮四字。理精而  
筆簡。與少許勝人多許  
淡文字。

子曰。鞅也。請終身守此言也。宋樂大心曰。

宋商後故云  
於周為客

我不輸粟。我於周為客。若之何使客。晉士

僖二十八年晉文  
公盟諸侯于踐土

伯曰。自踐土以來。宋何役之不會。而何盟

其盟  
辭曰

之不同。曰。同恤王室。子焉得辟。之子奉

會定王室  
之大事

君命以會大事。而宋背盟。無乃不可乎。右

受輸粟之  
牒命而退

師不敢對。受牒而退。士伯告簡子曰。宋右

未暇取應。起處若簡去  
中。以此得按明年將  
納。至亦自是一首極緊  
淡文字。  
王或庵曰。此傳章法甚  
奇。謀王室正傳也。主也  
論禮旁筆也。賓也。但  
太叔論理甚詳。而一言  
不可略。謀王室不過數  
語。而無事之可詳。於是  
遂用削實作主之法。以  
論禮為中。權謀王室禮  
之大者也。借為前不  
恤王室。無禮之大者也。  
借為後。勁倒之。顯之。而  
乾坤由我。轉造化由我。  
移矣。襄帛以後。如此文  
字甚少。

新訂左傳典讀

卷之二十一 昭公下

十七

曲江書屋



師必亡。奉君命以使。而欲背盟以干盟。

其不善無大於此者

無禮之大者。此段是正傳翻作餘波。

主無不祥大焉。

有鸛鶴來巢

此鳥穴居不在魯界故曰來巢

非常故書

有鸛鶴來巢。書所無也。師已。日異。

有童子歌謠鸛鶴之事者

分言二字取其叶韻

哉。吾聞文武之世。童謠有之。曰鸛鶴之。曰鸛鶴之。

言鸛鶴來則君有出奔之辱

羽飛貌

饋遺也。平子每歲買馬以饋公。

公出辱之。鸛鶴之羽。公在外野。往饋之馬。

跌跌跳行貌

徵求也。褰袴也。襦內衣也。平子每歲歸從者之衣履。

鸛鶴跌跌。公在乾。侯。徵褰與襦。

有鸛鶴來巢則公出奔所居之地遠而又遠

桐昭公名死於外故曰喪勞

宋定公名代立為君故曰以驕

鴒之巢。遠哉。遙遙。稠。父喪。勞。宋父以

重呼之傷之之甚

昭公生出故歌死還故哭

師已云童謠之言如此

驕。鸛鶴鸛鸛。往歌來哭。童謠有是。今鸛鶴

其將及於禍而徵驗乎

來巢。其將及乎。

只鸛鶴二字凡寫六遍以分點起以重點結中不列三段以一飛一行陪巢字由近而遠由暗而明事變而文特妙也

先結童謠後應起筆順逆字字有法

胡傳云傳曰鸛鶴不踰濟濟水北會于汶魯在汶南其所無也故書曰有巢者去穴而巢陰居陽位臣逐君也鸛鶴宜穴處於下而巢居於上季孫宜臣順於家而主祭於國反常為異之兆能以德消則無其應矣或曰此公于宋有國之祥也



二十五年

九月己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齊侯

杜註韋奔曰孫若自源讓而去位者陽州齊魯境上邑未敢直前故次于境林註公行書次自莊以來未之見也於是再見其再見何以昭公齊侯來唁公公不敢遠之失國不可不詳其所如禮也勞故逆之往至野井

唁公于野井冬十月戊辰叔孫婁

卒

公鳥季公亥之兄平子庶叔父

初季公鳥娶妻於齊鮑文子生申公鳥死

公亥即公若

展季氏族

相治也

季公亥與公思展與公鳥之臣中夜姑相

此篇作兩截讀前半傳昭公所以伐季出奔事下截傳昭公所以不得復歸事中以解經東上起下兩截皆寫出公徒為殃作禍罪不容逭

公鳥

公鳥之

與主治飲食人

懼公若

其室及季嬖與饗人檀通而懼乃使其妾

扶扑

示告也秦適魯大夫其妻公鳥妹秦姬也

誣言公若欲以非禮使我

扶乙己以示秦適之妻曰公若欲使余

我不肯遂扑我

平子之弟

余不可而扶余又訴於公甫曰展與夜姑

誣二人將要劫我以非禮

亦平子之弟

將要余秦姬以告公之公之與公甫告

此篇作兩截讀前半傳昭公所以伐季出奔事下截傳昭公所以不得復歸事中以解經東上起下兩截皆寫出公徒為殃作禍罪不容逭

平子平子拘展于卞而執夜姑將殺之公



若泣而哀之曰殺是是殺余也將為之

哀夜姑 言若殺 是猶殺 為夜姑請赦 罪於平子 殺夜姑

請平子使豎勿內日中不得請有司逆

豎小臣也平子使 之勿納公若進讓 音納

命公之使速殺之故公若怨平子季郈

季郈一家相 杜註搗芥子播其羽也或曰以膠沙播之為介雞鄭眾云介甲也 近故雞鬪 高誘呂氏春秋註作小雞者雞頭按照下金距高說是○距上声

之雞鬪季氏介其雞郈氏為之金距平子

侵郈氏室 讓責 以自益 也

怒益宮於郈氏且讓之故郈昭伯亦怨平

昭伯為 為之子

子臧昭伯之從弟會為讒於臧氏而逃

執臧會 旃之也

於季氏臧氏執旃平子怒拘臧氏老將禘

萬舞也禮公祭舞者當三十六人今禘止二人共三十四人蓋舞於 季氏○正義云蓋季氏私家廟與禘同日樂人少季氏先取自足

於襄公萬者二人其眾萬於季氏臧孫曰

也林曰孔子謂八佾 不能用禮也蒸 舞於庭恐是指此 襄公別立廟

此之謂不能庸先君之廟大夫遂怨平子

昭公之 子務人

公若獻弓於公為且與之出射於外而謀

○文雖分上下兩截其實有八段起手三怨一段殺季氏之由公若獻弓至館於公一段殺謀伐季氏之故九月戊辰至郈孫曰必殺之一段殺伐季氏正文公使郈孫至謀如菓一段殺公敗出奔正文中隔解經一段作轉板自莒歸以西至弗從一段為後文齊侯納公不克作引昭伯將盟至乃不與盟一段為公終不復國立

段為後文平子每歲饋馬饋衣作引鸚鵡之羽公在外野誦謔之言無不驗而此篇瞻前顧後實為乾侯九年傳文之總冒也讀者其細玩之

新訂左傳卷之二十一



去去声季氏公為告公果公賁奔焚公果公賁

果賁亦昭公之弟

○再四言之而公心始轉亦三人成虎之意

使侍人僚相切告公公寢將以戈擊之乃

來魯昭之昏庸不似衛獻而意如之跋扈罪浮林父

亦無勅命

僚懼也

走公曰執之亦無命也懼而不出數月不

果賁又使僚相如前言之

見公不怒又使言公執戈以懼之乃走又

謂僚相為小人此一句

公果知公意順乃自進言

此又以公若為綱於公果自言以下串入臧孫邱孫又即告臧邱引出自家懿伯為一篇捉撥惡緊線索用筆錯綜而法極細密

使言公曰非小人之所及也公果自言公

以為難逐

以可逐勸公

以告臧孫臧孫以難告邱孫邱孫以可勸

于家羈也莊公之元孫

言公若邱孫之徒以君伐季氏得微幸以報其私怨

告子家懿伯懿伯曰讒人以君微幸事若

不克不則使君能勝受惡名論

決不可從其謀

自宣公以來魯君舍棄民心已數世矣

不克君受其名不可為也舍民數世以求

今欲求勝李氏

且魯國政令皆出於季氏

昭公使懿伯退

克事不可必也且政在焉其難圖也公退

懿伯辭不敢退

言我既已與聞遂季氏之命矣

此言若洩漏

其罪必歸於我

之辭曰臣與聞命矣言若洩臣不獲死



愚空插昭子如闕一筆

前後無着讀至末段平

子一番往復乃知伏筆

之妙如國手布子在數

十著之先也又看

此句見昭子若在家必

無礙矣之謀矣此暗伏

法

東平須昌縣東南

上縣西有關亭在

南旺湖中

館於公以明

不洩之意

乃館於公叔孫昭子如闕公居於長府九

月戊戌伐季氏殺公之于門遂入之平子

登臺而請曰君不察臣之罪使有司討臣

以干戈臣請待於沂上以察罪弗許請囚

干費弗許請以五乘去

亡弗許子家子曰

君其許之政自之出久矣隱民多取食焉

為之徒者眾矣口入慝作弗可知也眾怒

不可蓄也蓄而弗治將蕙蕙蓄民將生心

生心同求將合君必悔之弗聽郈孫曰必

殺之公使郈孫逆孟懿子叔孫氏之司馬

逆孟孫下卻又不敘孟

孫偏夾敘叔孫一邊而

斬丁三傳共讀

昭公下

昭公下

昭公下

昭公下

昭公下

昭公下

昭公下

昭公下

昭公下

昭公下

昭公下



以見旌以告暗燬明接  
併作一串不另起頭緒  
尤敘事不紛不換不偏  
枯處也

馮子工 戾言於其眾曰若之何莫對又曰我

言我乃私家之臣  
不敢與知國事

凡魯國之有季氏與無季  
氏二者與叔孫氏果孰利

眾疑所助 護戾  
故皆不對 又曰

家臣也不敢知國凡有季氏與無於我孰

利皆曰無季氏是無叔孫氏也馮戾曰然

救季  
氏

昭公圍之西  
北隅以入

昭公之兵釋甲  
執冰而箕踞以

則救諸帥徒以往陷西北隅以入公徒釋

嬉戲全無職心冰箭  
道也其蓋可以取飲

叔孫氏之兵  
遂逐公徒

孟懿子亦疑所助使人  
登高望季氏觀勝負

遂逐之遂伐公徒又一  
事而分見互見之法

甲執冰而踞遂逐之孟氏使登西北隅以

見叔孫氏之旌旗已助季  
氏候望之人以告孟孫

望季氏見叔孫氏之旌以告孟氏執郈昭

昭伯時往迎孟  
懿子故執殺之

伯殺之於南門之西遂伐公徒子家子曰

諸臣謂公若等偽若  
諸臣劫公以伐季氏

諸臣詐負罪以出奔似若  
非公本意公自可止不出

諸臣偽劫君者而負罪以出君止意如之

子家此策尤善之善者  
也前兩節議論是經此  
一節轉變是權

事君也不敢不改公曰余不忍也與臧孫

辭先君且  
謀所奔

齊魯境  
上邑

如墓謀遂行亡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

陽州 今山東泰安  
府東平州東  
北有陽州城



**野井**

濟南祝阿縣東有野井亭野井亭今在山東濟南府齊河縣濟河北界

弔失國曰唁

平陰齊地近魯

不敢遠勞齊侯野井近齊

齊侯將唁公于平陰公先至于野井齊侯

齊侯自各言本勅有司遠詣陽州而欲近會于平陰故令魯侯過恭先至野井遠見迎逆自各以謝不○邵氏曰齊侯言為近魯之故使有司先待于平陰將

曰是寡人之罪也使有司待于平陰為去声近

自迎之而魯侯已至于野井此寡人之罪也

故也書曰公孫于齊次于陽州齊侯唁公

得下人之禮也

于野井禮也將求於人則先下之禮之善

自莒國疆界以西

二十五家為社千社一萬五千家言以其賦給昭公以待

物也齊侯曰自莒疆以西請致千社以待

**平陰**

杜註今河陰縣案平陰古為津濟處漢置平陰縣魏改河陰袁半託平陰故城東有平陰川謂之河陰川今故城在河南府孟津東一里

因上下敘事太密故插入解經以疏其氣長文開架在此

公伐季氏之命

君命寡人將帥敝賦以從執事唯命是聽

○亦知有陳氏在

君之憂寡人之憂也公喜子家子曰天祿

不可再得

天意若欲福胙吾君

終不能過如胙周公

周公止封於魯以魯封君足矣

不再天若胙君不過周公以魯足矣失魯

今失魯國而受齊之千社稱臣于齊

則從君者皆將棄君而去又誰與之共立哉

而以千社為臣誰與之立且齊君無信不

昭伯亦從公出亡率從亡人為盟不得叛公

如早之晉弗從臧昭伯率從者將盟載

魯人嘗止魯君執魯臣已數見矣此番被逐豈肯相恤今日齊君無信不如早之晉此謀亦非善矣然其後晉卒無一言及魯反不如無信之齊其猶願見謀納



之舉使平仲能如夷吾  
于猶不效范獻度未有  
不濟者惜乎其心力之  
不敵抑列國臣工互相  
標榜之世而乾綱於以  
日替也

書曰戮力壹心好惡同之信罪之有無繼

離散不

內外言語

以載書之言為公命以示子家要之共盟

從亡之人皆當盡力同心

信明也處者有罪從者無罪必辨明之

音遣 從公無通外內以公命示子家子

子家子曰如此吾不可以盟羈也不佞不

我以為從者陷君處者逐君皆有罪也無分有無

或者通外內之言使有所解說

能與二三子同心而以為皆有罪或欲通

且欲諸臣偽負罪以出奔何必繼從公

今汝諸臣好出亡而惡歸國

我安能與汝同心也

外內且欲去君二三子好亡而惡定焉可

上下焉截俱出色寫子  
家非寫子家總是寫昭  
公之闇也如未伐而沮  
公難圖則退之既入而  
勸公許亡則弗聽事夫  
而偽出君則又不忍既

出奔矣破于乘之國而  
舍齊通晉財終弗從但  
信從者無通外內之盟

同也陷君於難去声罪孰大焉通外內而去

君亦得以速歸魯國

今言不通外內意欲何為

而又何必以繼繼守公為忠

若能通外內之言而捨君別謀歸計

君將速入弗通何為而何守焉乃不與

執左師也於是惡我者  
異志好我者祈死而事  
終不可為矣而子家子  
固依然在其左右也吾  
以徐觀其後已

去声 盟昭子自闕歸見平子平子稽顙曰子

以逐君成其惡名

若我何昭子曰人誰不死子以逐君成名

雖傳及後世終不忘此惡名

不亦可傷痛乎

子孫不忘不亦傷乎將若子何平子曰苟



言昭子苟能使我得改圖以事君

是我身已死而汝復生之我骨已枯而汝復肉之也

使意如得改事君所謂生死而肉骨也昭

以平子悔過之意言於昭公

恐從者知叔孫謀故命執適公館者

子從公于齊與公言子家子命適公館者

昭子請先歸安眾而後納公

執之公與昭子言於幄內曰將安眾而納

伏兵於昭子所過之道

展魯大夫以公徒伏兵之事告公

公徒將殺昭子伏諸道左師展告公公

避伏兵中變而不欲納公

使昭子自鑄歸平子有異志冬十月辛酉

憤恨為平子所欺不能納公故齊戒於正寢以祈自盡

昭子齊於其寢使祝宗祈死戊辰卒左

展將與公騎馬而歸不駕車取其輕快公徒執展真所謂好亡而惡定者矣

師展將以公乘馬而歸公徒執之

宋景公楚平王卒子王元年立是為昭公

二十六年

成孟氏邑不書齊師帥賤眾少重在公

三月公至自齊居于鄆夏公圍成

前年已取鄆至是乃發傳者為公處鄆起

春王正月庚申齊侯取鄆三月公至自齊

未節重寫昭子似昭子為王矣中間特著子家命適公館執之一筆便令頭緒歸併為一最妙車線索要訣左師亦却便帶彼特與昭子作陪以兩賓包一主絕妙剪裁又恰作不了之局遞入下文左氏長篇段落處都用若斷若連之筆蓋貌離而神自合耳

黃氏仲炎曰昭公雖出奔而春秋每歲必書公敬王之所處存君也存君者天下之大義也故范氏唐鑑川春秋之法削武后而系之中字垂教戒於萬世嚴矣汪氏克寬曰書取鄆圍成以見意如據有魯國之士皆制魯國之民而使昭公不得入國也夫



當是時魯國之民皆聽順於季氏成近於齊故能圍之猶不能取况能入竟而討季氏耶

我此篇做齊侯納公事為子猶一人受貨債事以致戰不成戰徒以一邊叱一邊罵了局而已看來真正可惜不如刪去下截較戰弗錄但讀前文猶想見齊侯當日一片熱腸不可滿昧處而其中道而止者總由魯賊之臣聲勢相倚惟聖主惟能過其風其他中材為克懲此世人欲以昏庸與齊景吾當力為雪冤

入魯境故書至魯在外故言地

處于鄆言魯地也夏齊侯將納公命無受

豐賈二人皆季氏家臣

一丈為一端一端為一兩

瑱充耳也縛一急卷二兩而為一如瑱也

魯貨申豐從女賈以幣錦二兩縛一如

急卷如瑱極言其細易懷藏也

郎梁邱據

瑱適齊師貨子猶子猶受之言於齊侯

欲行其說故先示欲盡力納魯君

日羣臣不盡力于魯君者非不能事君也

異猶怪也

十一月宋元公為公故如晉欲請逐季氏而納公乃卒於曲棘而不果

曲棘宋地陳雷外黃縣中有曲棘里

然據有異焉宋元公為魯君如晉卒于曲

按手猶提出宋元昭子兩人作榜樣實似一段愛君之忱原於至性未又以若可無成兩途審機度勢亦近情理此種姦佞吾恐湯武一時為之醉倒何况齊景

曲棘當在今河南開封府杞縣境

○納君討賊本一件極冠冕事若以剛斷行之使事有濟創霸何難之有命無受魯貨一語皆桓文所本道也惜乎佐佑非人事成狼藉良可痛也雖然抑又有說於時政在季氏民不知君即使齊侯親臨意如亦未必凶祖請罪兩軍相

棘叔孫昭子求納其君無疾而死不知天

之棄魯邪抑魯君有罪於鬼神故及此也

以下觀勢事可伐否非卜吉於神也

君若待于曲棘使羣臣從魯君以下焉若

可師有濟也君而繼之茲無敵矣若其無

從子猶之言

鉏齊大夫使之從昭公伐魯

成君無辱焉齊侯從之使公子鉏帥師從

昭公下

二十七

曲工書屋



抗勝負未可知矣景公亦慮及此故聞言而輒悟并不料同心子猶而亦違命受貨

成孟氏邑  
國之有都邑將以為國之屏衛也  
公成大夫公孫朝謂平子曰有都以衛國

○前伐公徒者孟氏也今受齊師者亦孟氏也平子之罪無可遁入威知之而懿子之惡更不容誅世鮮公論也吁書如不為國諱則當曰孟孫何忌出其君稱

也請我受師許之請納質音至弗許曰信女音成邑之民力

○于猶言于齊侯公孫朝告于齊師兩段飾詞恰好配對亦作者有意取巧也妙甚

足矣告于齊師曰孟氏魯之敝室也用成音成邑之民力

○于猶言于齊侯公孫朝告于齊師兩段飾詞恰好配對亦作者有意取巧也妙甚

已甚弗能忍也請息肩于齊齊師圍成成音成邑之民力

○于猶言于齊侯公孫朝告于齊師兩段飾詞恰好配對亦作者有意取巧也妙甚

人伐齊師之飲馬於淄者曰將以厭於丹反又於藁反

淄水經注淄水逕梁父縣故城南又西南逕柴縣故城北世謂之柴汶矣漢梁父縣在今泗水縣四十里

待魯人守備已固而後復告齊師曰言眾不欲降已不能勝

衆魯成備而後告曰不勝平声眾師及齊師

戰于炊鼻後文敘戰事從刪○秋齊侯盟諸侯于鄆音專

戰于炊鼻後文敘戰事從刪○秋齊侯盟諸侯于鄆音專

戰于炊鼻後文敘戰事從刪○秋齊侯盟諸侯于鄆音專

陵謀納公也公至自會居于鄆

二十六年 九月楚子居卒

楚平王卒令尹子常欲立子西曰犬子王



弱其母非適也。王子建實聘之。子西長而

王秦嬴所生秦嬴本為王子建聘而平王奪之也

好善立長則順。建善則治。王順國治可不

廢嫡立庶是亂楚國之法言王子建聘之是彰平王之惡

務乎。子西怒曰：是亂國而惡君王也。國有

外撥 瀆慢 適嗣太 子王也

外援不可瀆也。王有適嗣不可亂也。敗親

廢嫡立庶 逆理不祥 使我受 此惡名

速讎亂嗣不祥。我受其名。賂吾以天下。吾

提句緊接王順國治四字下用兩層雙頂天下句又坎進一層說尤妙在令尹子西前後兩意都用順承中間亂國而惡君王獨用倒接最警而變也

滋不從也。楚國何為必殺令尹。令尹懼乃

即以太 子子 不受何况楚國為哉

立昭王。

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尹氏召伯毛

杜註傳言王入在子朝奔後經在前者子朝來告晚○林註于成周猶未得王都也 誤也尹召族奔非一人耳故言尹氏書奔在王入下者王入乃告諸侯○林註云尹氏獨欲立王子朝耳以二卿序尹氏下則從之者而已

伯以王子朝奔楚。

滑本 王邑 郊子 朝邑

冬十月丙申王起師于滑。辛丑在郊。遂次

**滑** 今河南府偃師縣南緱氏故城即古滑地

起句正名為一篇之綱 第二筆便寫晉師又為結處遠晉之大伏案次



又點入奉周之典籍為子朝一番文辭張本無一字落空

夏四月單子如晉告急晉使知躒趙鞅帥師納王至是克鞏鞏子朝邑

伯盈本黨子朝晉師克鞏知子朝必不濟

于月十一月辛酉晉師克鞏召伯盈逐王

故逐之而逆敬王

尹召二族皆奔故稱氏重見尹匡名者為後還見殺

子朝王子朝及召氏之族毛伯得尹氏固

陰忌亦子朝黨莒周邑

南宮嚳奉周之典籍以奔楚陰忌奔莒以

第二十五節子朝奔楚劉單同盟敬王入成周晉成周而還其事已畢無端於子朝生出一篇強辭奪理之文滔滔莽莽幾不可遏而未以馬父語輕輕斷結收拾全文蓋合前二十餘節共作一掉尾使讀者有大海迴風生紫瀾之嘆也

叛召伯逆王于尸及劉子單子盟遂軍圍

圍澤隄上皆周地圍澤即東圍之澤今在洛陽縣東境

澤次于隄上癸酉王入于成周甲戌盟于

襄王之廟

般晉大夫

襄宮晉師使成公般戍成周而還十二

莊王廟在王城

月癸未王入于莊宮王子朝使告于諸侯

○正義曰服虔王肅并作文武克殷故下云吾無專享文武之功

曰昔武王克殷成王靖四方康王息民並

三王皆封建母弟以為周室之蕃衛屏蔽

其意亦曰

吾不欲獨享文武之有天下

建母弟以蕃屏周亦曰吾無專享文武之

亦且為後世子孫或有昏迷敗壞綱紀傾危覆國而陷溺于患難者

功且為後人之迷敗傾覆而溺入於難

或謂何不就敬王發揮一首典語文字則左氏亦就其事之所有而刪潤成章未嘗為空添設且以見文字隨人所造拈一話頭無處不有文字所以教人自為也何必擇冠冕題目而後足以行吾筆也哉

子朝使告于諸侯只是乞憐諸侯替他出頭耳篇中凡七點諸侯字但諸侯兼同異姓文從并



建母弟說入中開敘前

則賴蕃屏共振起而救援

夷王厲王之父

事則兩稱兄弟力王室

則振救之至于夷王王愆于厥身諸侯莫

率王命敘近事則深望

莫不徧走禱祀

以祈王

狼戾

兄弟獎順天法毋速天

不並走其望以祈王身至于厲王王心戾

罰甥舅只用一帶未又

其國羣望之神

疾之瘳

救一

單結伯仲叔季蓋以為

不忍

害人遂流王

以開與王朝之政號曰共和

此吾家家事者然此立

虐萬民弗忍居王于彘諸侯釋位以開

去

求諸侯重於責劉單與

王政宣王有志而後效官至于幽王天不

子

晉至己之當立卻又寥

害王

于彘周地

宣王

而詞之窮矣

弔周王昏不若用愆厥位攜王奸命諸侯

愆失

諸侯

左翼云補正曰史記言

替之而建王嗣用遷剌鄩則是兄弟之能

平王六

厲王奔流周公召公行

用力於王室也至于惠王天不靖周生頹

政號曰共和按漢書古

○一束

應提

莊十九年

今人物表汲冢紀年皆

禍心施于叔帶惠襄辟難越去王都

作共伯和攝行天子事

庶叔也

難越去王都

許子稱共伯得乎共首

庶叔也

難越去王都

蓋一人也

庶叔也

難越去王都

兩事合併為一方不散

則有晉鄭咸黜不端以綏定王家則是兄

渙而又不如上支呆跡

弟之能率先王之命也在定王六年秦人

極整而變也

弟之能率先王之命也在定王六年秦人

通篇作兩截讀上截兩

弟之能率先王之命也在定王六年秦人

則是兄弟與若二三兄

弟之能率先王之命也在定王六年秦人

弟為呼應是前偶後奇

弟之能率先王之命也在定王六年秦人

法下截伯仲叔季應上

弟之能率先王之命也在定王六年秦人

新訂左傳快讀

弟之能率先王之命也在定王六年秦人

昭公下

弟之能率先王之命也在定王六年秦人



三箇兄弟又是前明後  
暗法中開東上渡下又  
用牽上搭下之筆章法  
極整又極變也

敘十二王用五至于作  
申中閒詳略伸縮有多  
少手法在 前半直是  
世家年表後則飛書馳  
檄之祖

按上截句句歸美諸侯  
下截句句歸重先王並  
不說由自己當立猛句  
不當立來立言卻亦有  
體 上截筆意善用伸  
縮下截筆意善用脫卸  
局勢變幻有法

降妖言如  
下所云

言周當有一  
王生而有鬚

此頤王者能  
修天子之職

降妖曰周其有頤子斯王亦克能修其職諸

諸侯服從而享於此二世不失其職二世謂靈景也王亦克能修其職諸

侯服享一世共職王室其有閒王位

不圖謀王而反受其亂災此本謂楚也靈王簡王子定王

諸侯不圖而受其亂災至于靈王生而有

皆能  
終其

頤王甚神聖無惡去声於諸侯靈王景王克

世而無禍亂所今果有閒王單旗穆公也

終其世今王室亂單旗劉狄剝亂天下壹

專一行不反謂先王本無常提出目無但唯我心之所

行不若謂先王何常之有唯余心所命其

不而不○以下詳數劉

誰敢討之帥羣不弔之人以行亂于王室

規覓貪求而無法度貫習瀆慢鬼慢侮廢棄先

侵欲無厭平声規求無度貫瀆鬼神慢棄刑

違倍奸犯傲惰很戾以為矯詐誣罔以而晉之君臣

法倍奸齊盟傲很威儀矯誣先王晉為不

○又罪晉輔立王子句而思縱肆其無不穀子朝自稱言今茲使我

道是攝是贊思肆其罔極茲不穀震盪播



已告哀 一層 未有所底 至之地 諸侯一層 謂同姓異 姓諸侯

越竄在荆蠻未有攸底音旨若我一二兄弟

崇獎安順 上天之法 當從先王 立長之命

甥舅獎順天法無助狡猾以從先王之命

切莫如單劉逆命為 救我之憂 而圖其難 今我敢以腹心之 言盡布告於諸侯

毋速天罰赦圖不穀則所願也敢盡布其

與先王經 常之法 而汝也汝諸侯實 為我深圖謀之

腹心及先王之經而諸侯實深圖之昔先

○此以下言先王原有立 長之常經以為自己作比

王之命曰王后無適則擇立長年鈞以德

德相同則卜其 承位之吉凶 不得徧立 三公六卿亦不得 妄立其所私附

德鈞以下王不立愛公卿無私古之制也

昭十五年太子壽 卒穆后亦繼崩 ○此一句是一 篇立言主腦

穆后及太子壽早夭即世單劉贊私立少

伯仲叔季總 言諸侯也 魯大夫

以閒先王亦唯伯仲叔季圖之閔馬父聞

人之有文辭 所以行禮也

子朝之辭曰文辭以行禮也子朝于景之

遠晉國而不 依○遠去声 專行其奪 位之志

命遠晉之大以專其志無禮甚矣文辭何

兩圖之與前振救之文 調相應

文凡兩先王之命前指 蕃屏而言後指立長而 言子朝只一庶長之見 橫據胸中耳卻不知景 既立猛猛沒而句其母 弟也朝烏得而爭之乎



為。

出齊之分野  
不書魯不見

二十  
六年

晏嬰止齊侯禳彗

禳之無  
益於災

齊有彗星齊侯使禳之晏子曰無益也祇

適以自 詔疑也天道禍福入國 禍福之來  
取欺誣 其理甚明無可疑者 不可移易

取誣焉天道不詔不貳其命若之何禳之

其形似帚故  
有除穢之義

且天之有彗也以除穢也君無穢德又何

若果有  
穢德

雖禳之  
何損於災

禳焉若德之穢禳之何損詩曰惟此文王

翼翼  
共也

聿惟  
也

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

之國咸  
歸往之

君謂  
景公

亦如文王  
之受方國

以受方國君無違德方國將至何患於彗

逸詩  
也

追監夏  
商之亡

皆以  
亂故

詩曰我無所監夏后及商用亂之故民卒

今君德  
若違亂

流亡若德回亂民將流亡祝史之為無能

本只雖禳無益之意妙  
於彗上洗發出一種道  
理理精而語新妙處只  
是切耳

引詩分證上二意卻一  
筆明結彗字一筆暗結  
禳字整而變也

此篇前論禳彗在德後  
論已陳在禮本各開說  
然吾以為在德即承上  
截兩德字串落民字國  
字處處雙行到底蓋兩  
截一串者看他上截分  
四層先就天道泛論次  
就彗星切論次將有德



無德反復對說下截亦有四層先嘆此室歸于陳氏次勸唯禮可以已之次將為國為民逐節遞說雖詳略不同其閒架未始不相配也

按景公之嘆不是因悲之為災而發實有感於晏子穢德有無一番諒議不覺心口相商自知檢身不及故曰吾以為在德

○述詩起興咏嘆低回喉中作啾啾聲此老逆知後世必有情陳氏必不亡其痛哭流涕太息深情若不能自禁也已韓友一曰齊之為陳始也其卿大夫知之今則其君亦知之景公知之而不能救感慨無聊與隋煬好頸之嘆一而已矣

周云此與上文俱一時事蓋一面論星一面嘆室也宜玩

路寢正寢也

補也公說乃止齊侯與晏子坐於路寢公

景公自知德不能入有國故發此嘆

嘆曰美哉室其誰有此乎晏子曰敢問何

○周云坐實誰字奇語駭人非

謂也公曰吾以為在德對曰如君之言其

四公嘆則此言亦不得進

雖比不得文王

亦說不得無德也○跟前引詩意來

陳氏乎陳氏雖無大德而有施於民豆

豆區釜鐘四量名已見前

區釜鐘之數其取之公也薄其施之民

小雅車

也厚公厚斂焉陳氏厚施焉民歸之矣詩

言雖無大德以及於汝

要有喜悅之心式用歌舞之

曰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陳氏之施民歌舞

齊之後世若少

不能先亡

則齊國必為陳氏之國矣

之矣後世若少情陳氏而不亡則國其國

○周云此語似如夢初醒然口中一誰字確是指他直無法處置故善其言而問是可若何也

也已公曰善哉是可若何對曰唯禮可以

大夫之家所施恩澤不得及於國人

四民不遷

農主稼穡

已之在禮家施不及國民不遷農不移工



周云兩頭是主句然須一齊並行單禁陳氏厚施便自不可

○初聞陳氏厚施使爾警懼及至教他以禮已之便謝不能而又怕晏子問他如何不能隨即將今而後知禮一語糖住此之謂真情也國豈不亡乎若平仲於此時偏詰其所以不能而發為讓論以糾其謬不惟勸公無厚歛以棄其民能好施尤倍於陳氏則何亡國敗家之有乃徒切切焉以論禮雖鋪張揚厲奚補哉此所以徒

致公之善其言而莫之或行也宜後世咸卑其功烈之不足道也夫

工治器用  
賈主貿易  
賈音古  
不濫失  
不溜慢  
其職  
其事  
不得施惠  
以收民心

公曰善哉我不能矣吾今而後知禮之可

以為國也對曰禮之可以為國也久矣與

天地並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

和妻柔姑慈婦聽禮也君令而不違臣共

臣共敬而  
不貳其心  
父慈愛而  
教子必嚴  
于孝順而  
箴諫必切  
兄愛而必  
友于弟

而不貳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愛而友弟

弟敬而  
順其兄  
夫和睦而  
合於宜  
妻柔順而  
守其貞  
姑慈愛而  
不自專

敬而順夫和而義妻柔而正姑慈而從婦

婦聽從而  
能婉順  
凡此皆禮  
之善者也

聽而婉禮之善物也公曰善哉寡人今而

乃知禮者先王  
之所尊上也  
稟受也為治也言先  
王則天之明因地之

後聞此禮之上也對曰先王所稟於天地

性制禮以節民心是稟  
受於天地以治民也

以為其民也是以先王上之



楚昭王 元年 立是為聲公 吳公子光弒王僚 而立是為闔廬

五年 二十七年

### 吳弒其君僚

胡傳云云此公子光使 縛諸弒之而稱國何也 諸樊兄弟以次相及必 欲致國於季子而季子 終不受則國宜之光者 也僚烏得為君故稱國 以弒而不歸獄於光其 稍國以弒者罪與大臣 不能定國本也

**潛** 今江南六安州霍 山縣東北三十里 有潛城

吳子欲因楚喪而伐之使公子掩餘公子 燭庸帥師圍潛使延州來季子聘于上國

遂聘于晉以觀諸侯楚莠尹然工尹麋

此篇敘吳光弒王僚事 中幅奇妙乃文之正面 起段為中段作引反將 末段倒插於前尾句本 為楚師作結卻緊從與 起句反照作對尤精妙 獨出之文

**窮** 水經注窮水出安 豐縣窮谷間在今 江南潁州府霍邱 縣西

**沙汭** 水經注汭沙 到浚儀而分 汭東注沙南流至 義城縣西南入于 淮謂之沙汭楚東 地也義城故城在 今鳳陽府懷遠縣

帥師救潛左司馬沈尹戌帥都君子與 王馬之屬以濟師與吳師遇于窮令尹子 常以舟師及沙汭而還左尹郤宛工尹壽 帥師至于潛吳師不能退吳公子光曰此 時也弗可失也告鮒設諸曰上國有言曰

新丁之專決責 昭公下 三十七 由工書屋



東北

索求也先吳子壽夢生四子長諸樊次餘祭夷昧季札壽夢卒諸樊長當立以季札賢而避之札固辭兄弟乃繼禪而欲及札及夷昧卒札乃逃而王僚遂承父位

不索何獲我王嗣也吾欲求之事若克季

但我母老子弱無可

子雖至不吾廢也鮒設諸曰王可弒也母老

如何意欲以老弱託光知己身必不免○史記以母老子弱謂王僚非我母待爾子當如我也

子弱是無若我何光曰我爾身也夏四月

掘地為室伏甲士於其中

王亦懼禍乃使甲士列坐道邊至於光門

光伏甲於堀室而享王王使甲坐於道

鉞劍也言其威武之嚴

及其門門階戶席皆王親也夾之以鉞

於進飲食者必先解衣露體改換衣服於門外言其防閑之密

以上寫門外坐行膝行也

羞者獻體改服於門外執羞者坐行而入

用兩人夾承羞者鉞及進羞者體以所食授王

恐難作為王黨所殺故避之○插此

執鉞者夾承之及體以相授也光偽足疾

一筆回顧主腦妙極簡極

全魚多可

入于堀室鮒設諸賓劍於魚中以進抽劍

交加於鮒設諸之胷

設諸之子

刺王鉞交於胷遂弒王闔廬以其子為卿

自聘晉而歸

季子至曰苟先君無廢祀民人無廢主社

○王之甲兵嚴密如此看來無處下手讀至真劍於魚中以進乃知兩邊甲兵皆是虛著其勝算全在王可弒也我爾身也一許一報中兩人心堅鐵石何懼萬弩齊來

妙在預先摹寫詳細則臨時實劍用筆便得徑疾否則插香忙亂矣此敘事全在伏筆有法善作地步則寬然有餘○按左繡謂史公作荆軻傳不用伏筆臨事細寫其費力不似前輩人簡便愚謂彼事會五人而謀成此事合兩人而功濟且時勢異殊行止有別未可一概論也究何嘗無伏筆

○圖窮而匕首見者只欲生得秦王耳鮒諸若不直截爽快安知不成堅子之名



左翼吳僚之弒先儒皆罪季札謂歸不討賊雖未與聞乎弒實有以成其弒而立者從之一語尤為悖逆季子以讓啓

稷有奉。國家無傾乃吾君也。吾誰敢怨哀。

哀王僚之死 以待天命 冀弒之亂 非自我生 吳自諸樊以兄弟相傳而不立適從有此

死事生以待天命。非我生亂立者從之先。

禍是亂由 復使命於 僚墓而哭 復本位以 待光命

人之道也。復命。哭墓。復位而待。吳公子掩

餘奔徐。公子燭庸奔鍾吾。楚師聞吳亂而

還。

徐國 鍾吾小國名。漢志東郡司吾應邵曰左傳執鍾吾子今江南邳州宿遷縣西北有司吾城

楚官 名

楚殺其大夫卻宛。二十七年 委遠反又於元反

以直事君 以和接類

卻宛直而和。國人說之。鄆將師為右領。

二人朋比而惡 卻宛得民心 好貨賄而 又信讒

與費無極比。而惡之。令尹子常賄而

信讒。無極譖卻宛焉。謂子常曰。子惡欲飲

子酒。又謂子惡。令尹欲飲酒於子氏子

言令尹欲飲 酒於子家

去聲 去然後可與子惡謀

起手一行將一篇之線 索提清以下一分應 前半詳寫無極用譖後 半重寫令尹信譖末段 則用譖者行以自斃而 信譖者且還而自病也 是一首極有章畫文字 費辭雙起雙結中開前 半寫費後半寫鄆各以 詳略見輕重令尹則處 處申出史記寫田實之 際全學此段筆意



○從來性直之人過剛則暴過柔則和剛暴者必侮人柔和者易受人侮然其忠誠暴發絕無半點機詐故亦不以機詐疑人若此皆難處於危邦之世也卻宛非不知無極之善譜而其不能逆億人之譜我於令尹者殆君子之過也可欺以其方也杜氏以經書名異宛之說似太拘泥

言位卑

惡曰我賤人也不足以辱令尹令尹將此

○此段應直而和

言果肯辱臨我家

其為寵惠已甚

來辱為惠已甚吾無以酬之若何無極且

我無以為報獻之禮

子出其家所為子擇其佳有之甲兵者以獻令尹

令尹好甲兵子出之吾擇焉取五甲五兵

教卻宛以此甲兵實諸門首

曰實諸門令尹至必觀之而從以酬之及

及享令尹日卻宛信無極之言惟張於門左陳甲兵於中

言我幾乎使子遭禍

鄉食日惟諸門左無極謂令尹曰吾幾禍子

將欲圖害於子

子惡將為子不利甲在門矣子必無往且

此指救潛之役

楚可以得志於吳

取吳之賂而退師○應上賄而信諂惟此一層正中令尹所忌焉得不信

此役也吳可以得志子惡取賂焉而還又

夫吳乘我喪而伐潛

誤羣帥使退其師曰乘亂不祥吳乘我

我乘吳亂而伐之○回結可以得志

喪我乘其亂不亦可乎令尹使視卻氏則

告卻氏有甲之故

○應此而惡之

有甲焉不往召鄢將師而告之將師退遂

韓友一曰譜人之言自有至理足以動人



此段極寫令尹信讒發怒而將師之趨便快心國人之同心庇護無不見焉欲藝不藝光景如活全在兩焉字虛宕得神

令攻郤氏且藝之藝燒也之子惡聞之遂自殺也○何為性急乃爾遂成尾生之直

皆知其冤○應國人說之

國人弗藝令曰不藝郤氏與之同罪或取

編管 苦也

一編管焉或取一秉秆焉乘把也 秆藁也國人投之各投其一 棄而去之

炮燒也○歸罪令尹為下令尹病之伏線

遂弗藝也令尹炮之盡滅郤氏之族黨晉陳楚大夫皆郤氏之黨

令終陽 甸子

殺陽令終與其弟完及佗從何反與晉陳及其

子弟晉陳之族呼於國曰鄆氏費氏自以蒙欺 蔽也

為王專禍楚國弱寡王室蒙王與令尹以國人將 奈之何

自利也令尹盡信之矣國將如何令尹病為下殺無 極張本

之



胡傳云文十五年諸侯盟于扈將為魯討齊齊侯賂之而不克討故在會諸侯略而不序今此謀納公亦以賂故不克納而諸侯之大夫皆序何也曰利于納公者宋衛之大夫也受賂而不欲納者獨范鞅主之耳又况成周之令行乎所以列字而不略也以此見聖人取舍之大情而輕重審矣

秋晉士鞅宋樂祁犁衛北宮喜曹人

邾人滕人會于扈

令戍守成周以拒子朝

魯昭公

二國與公相好故以納為利

秋會于扈令戍周且謀納公也宋衛皆利

子猶受貨後又寫范獻取貨看其極言納君之難凡說兩遍前一遍就舊事說後一遍就近事說前說他天救後說他

納公固請之范獻子取貨於季孫謂司城

子梁與北宮貞子曰季孫未知其罪而君

衛北宮喜

言其本無罪過而昭公伐之

民助已都回復盡情卻文兜轉來說箇吾亦願納以縱為擒筆筆警透

伐之請囚請亡於是乎不獲君又弗克而

昭公皆不許

弗克不勝也

而昭公自出也夫豈無備而能出君乎季氏之復

而昭公自出也。若無守備何以出君。自出亡。○提一句以下叠醒。

復安也言其既危復安

自出也夫豈無備而能出君乎季氏之復

天意實助救之也

叔孫氏之司馬驥戾師徒以助季氏也

天救之也休公徒之怒而啓叔孫氏之心

公徒釋甲執冰而踞。申說處一反一正差參不板

不然豈其伐人而說甲執冰以游叔孫

懼禍之濫及于亡

凡此皆天欲救季氏之道也

氏懼禍之濫而自同於季氏天之道也魯

左翼云梁邱據受貨士鞅亦受貨貨既入則語語為季氏不為昭公矣但據引前事作話柄出語猶虛活此則為季氏鋪張贊揚一番出脫一番竟似曲全在公直全在季氏如其說則昭公

新訂左傳句解 卷之二十一 昭公下

四十二



可不納而季氏可勸  
進矣小人無忌憚此其  
極乎

孫執升曰君子于  
盟不特見魯三家之橫  
并見晉六卿之強不特  
見天下之無王并見天  
下之無伯

韓友一曰歷觀國家之  
事未有不以人與以財  
敗者梁邱據好貨而齊  
將亡獻子好貨而晉將  
亡子常好貨而楚將亡  
太宰好貨而吳將亡有  
一好貨之人便足亡國  
况人人好貨乎

路語頭左祖季氏欲納  
之願乃是飾詞無如霸  
國尚且扶邪我宋衛小  
國又安敢匡正不如各  
掃門前無逆晉自詭伊  
感此其所以懼也非懼  
難納魯君也

左翼云何忌奉父命學  
禮於天子者也禮莫大  
於君臣而乃黨附季氏  
殺師孫伐公徒使入出  
孫今昭公在鄆公然與  
陽虎伐之吾不知所學  
者果何禮耶若何忌者  
於公為賊子於君為亂  
臣於師為逆徒與夏交  
弗忌同為無忌憚之甚

昭公在齊三年謀  
討季氏迄無成功

君守齊三年而無成季氏甚得其民淮夷

言四分公室而季氏  
有二其征賦既豐足

公雖在齊而不能  
致力○楚援未見  
為難字作勢狹倒二子

與之有十年之備有齊楚之援有天之贊

殊不知正為季氏  
指數彌天大罪

謂有十年之備  
當作堅守臣職

未註其權  
俾於諸侯

有民之助有堅守之心有列國之權而弗

季氏有此六者  
而不敢宣用

昭公雖在外而季氏事  
之如在國不別立其君

此我所以恐納  
公伐季為禍

二子謂樂  
邾北宮喜

敢宣也事君如在國故鞅以為難二子皆

皆以圖國為  
己任者也

圖國者也而欲納魯君鞅之願也請從二

若無成功我  
以死繼之

子以圍魯無成死之二子懼皆辭乃辭小

而以難納復  
晉君之命

國而以難復

二十  
七年

孟孫何忌伐鄆

經不書

陽虎季  
氏家臣

孟懿子陽虎伐鄆鄆人將戰子家子曰天

惛疑也言天  
棄君不疑

君若以鄆人與  
魯戰必敗亡也

天既降  
禍於君

命不惛久矣使君亡者必此眾也天既禍



者也母怪後世悖棄師說甘心逆亂者之紛紛矣

子家嘗勸公如晉矣今見齊晉皆受貨不納故曰無望死此先言天命禍福鬼神必敗等說皆從此兩語意中轉折而出凡作四五轉字字面淚未用嗚呼大嘆一聲露出本意而止喉中便啣啣不堪復言矣此等忠義可召風雷雨泣鬼神

而欲自求福

之而自福也不亦難乎猶有鬼神此必敗

一言終不得歸意

也嗚呼為無望也夫其死於此乎公使子

且知近

家子如晉公徒敗于且知

子餘反

楚殺費無極鄆將師不見經

國人誘合尹之言尚未止

楚郤宛之難國言未已進胙者莫不謗

國中祭祀有胙肉者必誑子常

郤宛也

陽合終也

令尹沈尹成言於子常曰夫左尹與中廢

尹莫知其罪而子殺之以興謗譏至于今

○此惑字就自己心上喝一筆開下議論後惑字雖與前應卻是暗刺令尹

不已戍也惑之仁者殺人以掩謗猶弗為

而不早

不亦異乎仁者之自圖謀所為乎頓住

也今吾子殺人以興謗而弗圖不亦異乎

○說民莫不知便為令尹不知反面對照

夫無極楚之讒人也民莫不知去朝吳

五年

事在十

此文拈定兩惑字作進諫之本領兩圖字為結諫者地步以仁者知者作箴規以興謗愛讒作藥石而必用三天字提明事實令他自己自討誘之當與與讒之當愛如夢初醒乃知前此如入化人之宮意迷精喪而自不覺耳

此文氣勢頗似國策亦襄昭以來花樣如此耳突然而起截然而止無故插入他事似不相屬其實仍一線也但不可以格式拘之左繡謂是兩對格又是一頭兩那格細按到底不像

新訂左傳九賈

卷之二十一

昭公下

四十四

昭公下



事在二十二年 事在二十一年 伍奢 屏蔽 也 上声

出蔡侯朱喪去声 犬子建殺連尹奢屏王之

其聰明盡為 〇歷數其讒如 讒言所蔽 此子竟不知乎

耳目使不聰明不然平王之溫惠其儉有

楚先 一王 不得為諸 〇王之不惑其害如此 侯盟主者 為令尹不惑作陪襯

過成莊無不及焉所以不獲諸侯邇無極

三不辜卻氏 陽氏晉陳氏 子為令尹誘讒 幾及子之身矣

也今又殺三不辜以興大謗幾及子矣子

子若不知 迫禍至而後圖無所用矣 言此人矯子之命目中 早已自圖謀 〇暗應或字一筆補住 已無令尹是愆位人也

而不圖將焉用之夫鄢將師矯子之命以

三人皆國之善良在位無有過 愆不似將師之矯命 〇又頓住 吳光新立 〇突然 一振如雷如處

滅三族國之良也而不愆位吳新有君疆

楚之疆場將日 大事兵 革之變 民心不附誰肯效死 子為令尹不危殆哉

場日駭楚國若有大事子其危哉知去声者

使令尹必欲殺鄢先將 鄢將師矯子之命一提 後說國有大事子其危 哉一頓暗中言凡週大 事令尹主兵若古領亦 不用命辱國喪師誰之 咎也加之內有諸人豈 不危哉吳新有君數語 正敘令尹所以圖之之 故不容稍緩非是無因 插入恐嚇子常也當細

除讒以自安也今子愛讒以自危也甚矣

此我所以 〇又明應或字 感之甚也 坐在令尹身上 子常名 費瓦

其惑也子常曰是瓦之罪敢不良圖子常

〇快心 以解說 于國人 之至

殺費無極與鄢將師盡滅其族以說于國謗



言乃止

曹聲公 吳子闔 鄭定公卒 元年 盧元年 獻公主立

敬王 二十八年

乾侯晉 竟內邑

公如晉次于乾侯

齊侯卑公 故過晉

春公如晉將如乾侯子家子曰有求於

猶云安 坐以待

欲使次於 竟以待命

人而即其安人孰矜之其造於竟弗聽使

乾侯

杜註在魏郡 斥邱縣闕駟

曰地多斥鹵故曰 斥邱今直隸廣平 府成安縣東南有 斥邱故城

左翼公之孫也不先知如 晉而如齊連年不禮乃 始向晉魯昭固失矣晉 為盟主兄弟有難而沒

不知恤猶以不早見告 充貨辭公不納豈以魯 之休戚於我無干乎

請逆於晉晉人曰天禍魯國君淹恤在外

一个單使也言并不 使一个來告於我晉

而即安 居於齊

君亦不使一个辱在寡人而即安於甥舅

言自使齊逆君○馮曰猶言也等人來 逆君奈何不等人逆而自先到此也

逆著乾 侯也

其亦使逆君使公復于竟而後逆之

按史記晉世家云是時六卿專權滅公室祁氏羊舌氏而分其地 各使其子弟為之大夫公室由此益弱韓趙魏世家皆詳載之

二十八年 晉魏舒為政分田

魏舒 也

分七縣以司馬彌牟為鄆大夫賈辛 為祁大夫司馬烏為平陵大夫魏戊

秋晉韓宣子卒魏獻子為政分祁氏之田

此篇極為魏舒能舉與 祁奚篇別見格調分三

昭公下

四六



層讀一層總破一層抽  
出另破一層總斷亦常  
法也妙在總敘又有兩  
節先列其事整整十句  
一筆不換次原其意截  
作三項便筆筆換另敘  
亦有兩節一番清識語  
語正大伏得義字一借  
古人語語真摯伏得忠  
字總斷亦有兩節先以  
三項參差作對以結首  
段次以兩項整齊作對  
以結中段寓變法於常  
法之中神明於規矩者  
也 前平寫十人此詳  
六略四兩謂字提頭兩  
舉字絲脚皆文字片段  
整散制法

謂賈辛司馬烏為有力於王室故舉之謂

知去声徐吾趙朝韓固魏戊餘子之不失職

能守業者也其四人者皆受縣而後見音現

於魏子以賢舉也魏子謂成鱗音尋吾與戊

也縣人其以我為黨乎對曰何也戊之為

人也遠不忘君近不偪同居利思義在約思

純有守心而無淫行去声雖與之縣不亦可

乎昔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國者

十有五人姬姓之國者四十人皆舉親也

紀載不同不  
可強為之說

新訂左傳卷之十一 昭公下 四十七 曲江書屋

看牠自十人而六人而  
兩人一路由詳而略以  
略為詳至末又以夫子  
語兩對收束此等結局  
自是左氏獨步

○成鱗語凡三層先論  
戊賢當舉一層次論舉  
親以賢非黨一層引武  
王作證次論魏子有德  
不唯舉子非黨并舉此  
九人亦非黨引文王作  
證

為梗陽大夫知徐吾為塗水大夫 分三縣以樂霄為銅鞮大夫趙朝為平陽大  
韓固為馬首大夫孟丙為孟大夫 夫徐安為楊氏大夫○六卿分晉實自此始  
以為七縣分羊舌氏之田以為三縣十縣分與  
二十二年辛烏帥師納王故  
舉以宰邑賞其勤王之功

四人皆卿之庶  
子謂之餘子

先受其縣而後來見  
魏子言舉不以私也

魏戊獻子之庶子也  
言我以梗陽與魏戊

何可以  
為黨也

居利益之事則思合 處窮約之地  
平宜而無苟得之心 則思得其正

有守善之心而  
無淫邪之行

當舉一層

封同姓之國者四十人  
亦約言之不必強說

去兄弟之國十  
六此言十五者



魏子本只問舉親成鱗 御兼論舉善故以親疏 一也句承上起下然木 節終以魏戊為主引詩 釋詩只作推論帶說不 平重也已伏結處對等 之根

夫舉無他唯善所在親疏一也詩曰唯此

文王帝度其心莫其德音其德克

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邦克順

克比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

于孫子心能制義曰度德正應和曰莫照

臨四方曰明勤施無私曰類教誨不倦曰

長賞慶刑威曰君慈和徧服曰順擇善而

從之曰比經緯天地曰文九德不愆作事

無悔故襲天祿子孫賴之主之舉也近文

德矣所及其遠哉賈辛將適其縣見於

德矣所及其遠哉賈辛將適其縣見於

德矣所及其遠哉賈辛將適其縣見於

德矣所及其遠哉賈辛將適其縣見於

德矣所及其遠哉賈辛將適其縣見於

德矣所及其遠哉賈辛將適其縣見於

德矣所及其遠哉賈辛將適其縣見於

德矣所及其遠哉賈辛將適其縣見於

德矣所及其遠哉賈辛將適其縣見於

德矣所及其遠哉賈辛將適其縣見於

德矣所及其遠哉賈辛將適其縣見於

德矣所及其遠哉賈辛將適其縣見於

德矣所及其遠哉賈辛將適其縣見於

德矣所及其遠哉賈辛將適其縣見於

德矣所及其遠哉賈辛將適其縣見於

德矣所及其遠哉賈辛將適其縣見於

邢七縣 故城在介休縣東北二十里

東平八里有三城 城平陵亦曰大陵

陵文水縣東北二十里有大陵故城

○梗陽見後○塗水今故城在榆次縣西南二十里

○馬首故城在今壽陽東南十三里

○孟即平定州孟縣也○七縣皆屬山西

○羊三縣 今山西沁州有銅鞮故城

○平陽即堯所都今故城在臨汾縣西南

○楊氏今古楊城在洪洞縣南

○三縣屬山西平陽府

周云引文王近夸下一近字猶不失分寸

前一段極板重後一段極風趣設色巧妙化工無兩

斤丁三專其責

昭公下

四十八

由工書

德矣所及其遠哉賈辛將適其縣見於

德矣所及其遠哉賈辛將適其縣見於

德矣所及其遠哉賈辛將適其縣見於

德矣所及其遠哉賈辛將適其縣見於

德矣所及其遠哉賈辛將適其縣見於

德矣所及其遠哉賈辛將適其縣見於



呼其名而謂之  
穉蔑然明也其貌醜惡

魏子。魏子曰。辛來昔。叔向適鄆。醜子工反。蔑惡。

聞叔向賢故欲觀之  
從隨也隨使人之收徹俎豆之器者  
而往觀焉

欲觀叔向。從使之收器者。而往立於堂下。

穉蔑時發一言甚當於理  
時享畢方欲就宴  
善言

一言而善。叔向將飲酒。聞之曰。必醜明也。

叔向以上升  
下堂  
亦醜

下執其手以上。曰。昔賈大夫惡娶妻而美。

賈大夫御其妻以往泉澤

三年不言不笑。御以如泉射。雉獲之。其

言人一身處世不無才  
言在不已下

妻始笑而言。賈大夫曰。才之不可以已。我不能

子謂醜蔑顏  
貌少不揚顯  
音辛  
可已上

射。女遂不言不笑。夫今子少不颺。子若無

人之不可無言也有如此

言。吾幾失子矣。言之不可以已也。如是。遂

兩人相好遂如舊交  
女謂賈辛  
爾其往乎

如故。知今女有力於王室。吾是以舉女行。

敬謹厥事  
隨損也  
口應  
上有力口墮許規反

乎。敬之哉。母墮乃力。仲尼聞魏子之舉也。

俞云文武兩證有詳有簡叔向一段證中有證錯落而迷離  
張悔莽曰欲觀叔向欲覘叔向之知人否耶不然蔑非微者何難以實禮見而刺醜穉賤之末哉蓋試平以觀其能具眼否也叔向以醜蔑比賈大夫獻子以賈辛比穉蔑彼於兩惡字生情此於兩賈字涉趣證中有證三層併歸一層真得文中三昧



對收中先用側筆以義字兼十人說忠字單括一人說也後又用平筆以魏戊賈辛都抽出另說也一筆不苟然其精細

以為義曰近不失親遠不失舉可謂義矣

謂舉魏戊 謂舉眾人

又聞其命賈辛也以為忠詩曰永言配命

是自求眾多之福祿 唯其忠也

大雅文 王者長言我之 王篇 所行配合天理

自求多福忠也魏子之舉也義其命也忠

其長有後於晉國乎

梗陽 在太原晉陽縣南今梗陽

故城在太原府

魏子辭梗陽人賂

戊梗陽大夫望輕 以其訟上 不能決斷曲直 陳獻子

冬梗陽人有獄魏戊不能斷以獄上其大

大宗有爵位者訟者之 大宗以女樂賂賂獻子 二子皆魏子之屬大夫

宗賂以女樂魏子將受之魏戊謂閻沒女

主稱 獻子

寬曰主以不賄聞于諸侯若受梗陽人賄

好賄之名 莫甚於此 魏子朝 二子待於魏君而退 子之庭下

莫甚焉吾子必諫皆許諾退朝待於庭饋

魏子召二 自始食 子入食 至食盡 食既 欲問之 故使坐

人召之比必利置三嘆既食使坐魏子曰吾

魏子非不知足當是撤不過大宗情面耳將者進疑之辭結句便寫出他決絕來

左翼此篇雖以諫魏子為主卻語語為魏戊表暴見其能以義諫父不負所舉而魏子之從諫如流亦非常人所能及彼事妙品議論能品可謂兼之



閉謝布置絕不露一毫  
風色陷於後文一一註  
明又只自說自話絕不  
提破本意而自警著打  
動本人諷諫之極則

始坐一嘆是貪而不知  
足再嘆便漸漸有知足  
意三嘆純是屬厭之心  
三項兩暗一明醒藉為  
妙無雙

聞諸伯叔諺曰唯食忘憂吾子置食之間

伯叔猶所舉俗  
言前輩語有云  
○或者不知誰何之辭  
分明于虛無是人也

三嘆何也同辭而對曰或賜二小人酒不

因飲醉而未會  
晚食今早饑甚  
恐少不足  
以充饑  
既食  
及半

夕食饋之始至恐其不足是以嘆申置自

因自  
悔咎  
豈有將軍食我而不能飽  
足之理乎魏子時將中軍

咎曰豈將軍軍食之而有不足是以再嘆

小人二  
君子指  
魏子  
屬足也食  
既飽則腹

及饋之畢願以小人之腹為君子之心屬

結句寫獻子不言而喻  
妙絕孫執升云其諫也  
不能再受財既多則心不宜  
再食以腹為心自然知已  
言故辭賂  
悟一子之

厭而已獻子辭梗陽人

卿獻公  
元年是年冬十月鄆營昭公  
不復居鄆而專在乾侯矣

敬王二十九年

龍見于絳郊

絳晉國都  
郭外為郊  
晉太

秋龍見于絳郊魏獻子問于蔡墨曰吾

鱗蟲之類  
惟龍最智  
多智故不  
能生得

聞之蟲莫知於龍以其不生得也謂之

此篇龍為主末段只  
是帶說不重然妙在一  
路都逐層相接故雖餘  
波而不嫌於贅也



獻子以不生得為龍之知蔡墨以龍不生得由

○兩句通篇主腦一大提

○古者二句直貫到底

於人之不知非龍能之有知二句雙提前一段見人知則龍可御可參乃至可醢此承并龍實知說後一段見官業則物至官棄則物伏不惟不生得而且莫能物之此承人實不知說順提倒應兩層一綫引易處附會尤佳

漢地理志南陽郡湖陽縣故國也

颶古國也叔安其君名

裔遠也

師古曰廖音謬湖陽故城在今河南南陽府唐縣南

能求龍之性情

○此所謂人智

周云泰龍之祖能求其者欲云云所謂官宿其業其物乃至也

龍能求其者欲以飲食之龍多歸之乃

氏者吾亦聞之而不知其故是何謂也對

曰昔有颶叔安有裔子曰董父實甚好

擾順也

擾畜龍以服事帝舜帝賜之姓曰董氏曰

官有是功則有官氏

颶水上夷皆董姓

泰龍封諸鬲川鬲夷氏其後也故帝舜氏

孔甲少康之後九世君也

其德能順于上帝

世有畜龍及有夏孔甲擾于有帝帝賜之

四龍為一乘

乘龍河漢各二各有雌雄孔甲不能食

不得養龍之官帶上作連絡

陶唐堯所治地

而未獲泰龍氏有陶唐氏既衰其後有

泰龍龍本提分敘卻仍用遞申章法不板



周云叔蒙龍從黃父逆  
出帝舜殺御龍從孔甲  
順出劉累筆法參差二  
證宥逸筆有餘妍

劉累妻  
之子孫

劉累學擾龍于豢龍氏以事孔甲能飲食

更代也豢國名彭姓蓋  
逐其君而以劉累代之

之夏后嘉之賜氏曰御龍以更平声豕韋之

藏以為醢以  
與孔甲食之

後龍一雌死潛醢音海以食夏后夏后饗之

使劉累  
求致龍

不能致龍故懼而遷于魯縣以  
自貶退於是彭姓復歸豕韋

兩滅豕韋復封劉累  
子孫其後為魯范氏

既而使求之懼而遷于魯縣范氏其後也

大凡天  
下之物 一物各有其  
官以主掌之

獻子曰今何故無之對曰夫物物有其官

只說一牛且作小敬插  
八何故無之一問不過  
頓挫之法其實與上截  
一片說去非以起爐灶

魯縣今魯陽也  
陽故城在今  
河南省汝州魯山  
縣西北

居官者必脩其  
方法以始終之

自朝至夕  
思脩其職

失職則  
有罪

官脩其方朝夕思之一日失職則死及之

失其官者  
不食其祿

宿安也若居官  
者而能安其業

則所掌之物自然而至  
若水官脩則龍至之類

若泯滅廢  
棄其官守

失官不食官宿其業其物乃至若泯棄之

則具物乃  
坻止潛伏

鬱滯湮塞  
而不生育

所以自古有主金木水火  
土之官○又推出一故來

物乃坻音底伏鬱湮不育故有五行之官是

實以行死受賜  
氏賜姓之寵

當其生則封  
以上公之爵

及其死則享  
以貴神之祀

謂五官實列受氏姓封為上公祀為貴神

王者享祀社稷而五官皆得配食  
以祀焉是所謂尊奉之為貴神也

正官長也取木生句曲  
而有芒角也其祀重焉

社稷五祀是尊是奉木正曰句古侯反芒火正

搜獻手言以其不生得  
自謂得盡所聞之意矣  
孰知史墨講出許多聞  
所未聞來一面答二面  
啓答中有啓啓了又答  
遠引遐徵宏博典瞻直  
開後人無限識見不徒  
令魏子悅其傾心一時  
也已且行文有提束有  
照應有賓主詳略有貫  
串聯絡有實說有泛論  
有借虛證實有分合順  
逆通前徹後無法不備  
妙在一路逐層啣接而  
於人實不知反正頓宕  
似斷實連真奇離而又  
警拔也豈兩漢六朝人  
所能兼之



祝融明貌 蓐收取秋物權辱而  
其祀稷焉 可收也其祀該焉

玄冥取水陰而幽 后土土為  
其祀脩及熙焉 羣物主故

曰祝融金正曰蓐 收水正曰玄冥土正

故龍不生得已結應了  
畢忽用反掉附會易義  
連片寫出許多龍字想  
見文心之巧 易雖取  
象斷章取義何妨認真  
必執古訓相繩千古無  
奇妙文字矣

稱后也其 〇五官并舉畢 亡棄水官之職此所謂  
祀句龍焉 落到水官是主 若泯棄之物乃坻伏也 〇應前又  
作一小束

曰后土龍水物也水官棄矣故龍不生得

左翼龍可得而攀可得  
而御并可得而醢則非  
龍實可知水官棄故  
龍不生得則人實不知  
可知開首標此二語後  
面無非發明此意因龍

不然周易有之在乾之姤曰潛龍勿用其  
乾卦九二爻 九二爻辭言陽氣出地上 乾卦九五爻 九五爻辭言陽德聖  
變為同人 如龍之始見而猶在田也 變為大有 人位乎天位如龍飛  
而在 乾上九 上九爻辭言陽德之盛 乾之六爻 乾用九爻辭言剛德不  
天也 變為夬 過于亢極故有悔也 皆變為坤 可為天下先故觀見諸  
其夬反 曰亢龍有悔其坤曰見羣龍無首

同人曰見龍在田其大有曰飛龍在天

見歸出水官并及五祀  
遂及社稷中遞無迹繫  
繫如貫珠中閒物在以  
官一段上古神聖繼天  
立極設官分職隨材器  
使絕大道理所以唐虞  
五臣終身一官也必如  
此方能盡人物之性贊  
化育而參天地載在祀  
典以垂不朽煌煌大文  
莫作尋常議論看  
又云龍水物也水官是  
主故參龍氏御龍氏詳  
較於前金木火土田正  
社稷因水官及之實也  
故句芒蓐收祝融后土  
及柱棄補敘於後詳一  
官而必敘其幹濟職業  
與其先代後世歷歷繫  
繫孫執升以為張華博

陽之爻無為 坤卦上六 坤上六爻辭言陰盛之極 總釋上文言龍若不朝  
首則吉也 變為剝 疑於無陽故陰陽交戰也 夕出見誰能知其動靜

吉坤之剝曰龍戰于野若不朝夕見誰能

而指名之〇  
一大結應

物之獻子曰社稷五祀誰氏之五官也對

曰少皞氏有四叔曰重 曰該曰脩曰熙

四人皆能  
治其官

實能金木及水使重為句芒該為蓐收脩

及熙為玄冥世不失職遂濟窮桑此其三

遂濟成少皞之功窮桑少  
皞之號也又地名在魯地

新丁之專也 昭公下 五十四 由江書屋



物志王嘉拾遺記遜此典與是也

祀也顓頊氏有子曰犁為祝融其工氏有

周云先答五祀方答社稷特將社稷補註兩句一順

子曰句龍為后土此其二祀也后土為社

一逆社原在五祀中故烈山氏神農時諸侯其子柱能播順岸遞下下單詳稷百穀命為田官之長死為稷神

稷田正也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為稷自夏以

棄周之始祖亦能播百穀湯既勝夏廢柱而以棄代之

上祀之周棄亦為稷自商以來祀之

趙鞅簡子也趙武孫荀寅荀吳之子汝濱晉所取陸渾地陸渾今河南嵩縣汝水在縣南

晉趙鞅荀寅帥師城汝濱不見經

九年

○左翼因軍役而賦鐵以鑄刑鼎故言遂鼓量名家

冬晉趙鞅荀寅帥師城汝濱遂賦晉國一

語王肅注三十斤為鈞鈞四為一宣子士句也曾作刑書今謂其可石石四為鼓蓋用鐵四百八十斤以長為國法故取之以銘於鼎

鼓鐵以鑄刑鼎著范宣子所為刑書焉仲

○周云度字是主凡三提專論晉國

尼曰晉其亡乎失其度矣夫晉國將守唐

所受於文用之治民猶布武之法度帛之有經緯焉各以位序守其法度

叔之所受法度以經緯其民卿大夫以序

能守其貴則畏威刑能守其業則保祿位

守之民是以能尊其貴貴是以能守其業

趙荀鑄鼎之刑書卻范氏所為起處提清後文議論有根妙主晉國亦預點一筆便見夫子只論晉國大體史墨方論三人本分各有頭項此等提法伏法真細針密線豈得以平淡而忽之

穆仲尼語分四層前兩層正論後兩層即對上兩層翻駁史墨語范氏中行氏并提乃單頂中行氏遞到范氏繳轉趙氏作收格式變換有法然兩人俱用乎字起也字作咏嘆又變中有整



也章法不板亦不紊

貴賤相安  
舉無愆失

所謂有國  
之法度也

晉文公作執  
秩主爵之官

貴賤不愆所謂度也文公是以作執秩之

蒐于被廬以脩唐叔之  
法事在僖二十七年

是以主  
盟諸侯 ○言法度乃政令之本所以治民而使之循禮定分者也今乃棄法

官為被廬之法以為盟主今棄是度也而

度而但為刑鼎以威民是使民徒知刑罰為重禮分為輕何以  
奉上民不奉上上令不行將何以守其職業舊註皆未甚晰

為刑鼎民在鼎矣何以尊貴貴何業之守

范宣子所用刑乃夷蒐之法也夷蒐事在  
文六年一蒐而三易中軍帥賈季箕鄭之

貴賤無序何以為國且夫宣子之刑夷

徒遂作亂  
以狐射姑將中軍是二易終陽處父以趙盾將中軍是三易

之蒐也晉國之亂制也若之何以為法蔡

之而亡可不微歟後之  
人慎無以刑罰治國必  
脩己以安人而後可

史墨曰范氏中行氏其亡乎中行寅為下

論二人賓主輕重詳略  
抑揚字字有法有筆

卿而干上令擅作刑器以為國法是法姦

范氏刑書已廢今  
復興之是成其咎

是荀氏使范氏交易其亡  
也○左翼以易作速解非

其禍將  
及趙氏

也又加范氏焉易之亡也其及趙氏趙孟

亦與鑄  
鼎之役 然鑄鼎本非趙鞅意不得已而從之若能修德可以免禍

與焉然不得已若德可以免

晉頃公卒子午  
立是為定公

敬王  
八年

三十年

上層論晉國卻帶起宣  
子下層論三人卻抱上  
國法兩層一串左氏章  
法之大凡



夏六月庚辰晉侯去疾卒秋八月葬

晉頃公

夏六月晉頃公卒秋八月葬鄭游吉弔且

送葬魏獻子使士景伯詰之曰悼公之喪

子西弔子矯古表反送葬今吾子無貳何故對

此篇大旨只拏定恤其所無一語然只說一面便難醒快看也將小事大陪大字小豈忘共命先將自己安放一層中間以先君助執紼陪士大夫不獲敷都用快進一步法而以慶其加陪不討其乏把舊禮做箇榜樣末將王吏陪晉大夫又是高一層作反激然後拈一舊字分出兩樣以豐陪省應轉開不閉作收煞通篇兩意相形反復推敲到底不卑不亢珠圓玉潤真足品目斯文

左翼太叔鄭上卿也來不免責晉人雖以子西子矯為口實意中實欲鄭伯親來故太叔窺其意而破之論典禮亡之來已屬過分論舊事豐省亦不一定妙將前此

曰諸侯所以歸晉君禮也禮也者小事大  
大字小之謂事大在共其時命字小在恤  
其所無以敝邑居大國之間共其執貢與  
其備御上声不虞之患豈忘共命先王之制

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唯嘉好聘享三

新言名傳快讀 卷之十六 昭公下 五十七 曲江書屋



不討其乏見得晉人恤小有禮見士大夫獲數且蒙寬宥先君執紼不過遇閒加禮豈可據以為常而寡君幼弱不共正所當恤者王室一觀尤為得體東里詞令多勁直此更以婉曲動人

以為禮也下可以徑落今大夫曰插入靈王一層既引古又證今襯托分外有力

軍之事于是乎使卿晉之喪事敝邑之閒

我鄭之先君亦嘗有會葬於晉者矣紼輓索也禮送葬者必執紼

若遇鄭國多事之時

雖欲使士弔大夫送

先君有所助執紼矣若其不閒雖士

音閑下同

○此其所以無也亦暗應

大國謂晉慶善也亦善其君自送葬國之恩惠能如先王之禮數有加

大夫有所不獲數矣大國之惠亦慶其加

而不討其士大夫之不來一明知鄭國致其情實但取其備禮以為小事大夫弔葬○總上閒不閒兩層而已○此所以恤其無也又暗應字小之禮也

而不討其乏明底其情取備而已以為禮

昔周靈王薨在襄二十九年

也靈王之喪我先君簡公在楚我先大夫

往會王喪

是時印段年紀尚少

而天子之有司不討鄭慢易之罪

言天子且不責我何

印段實往敝邑之少卿也王吏不討恤所

况汝晉○明應

女來會葬何不從舊

但舊日會葬之禮亦有隆有殺二者不知將何適從○承前閒

無也今大夫曰女盍從舊舊有豐有省不

不閒兩項且作一頓

因幼弱是以不得效先君之加禮執紼

所以不能親來

知所從從其豐則寡君幼弱是以不共從

太叔名吉

言我且鄭上卿位在士大夫之上已屬踰制何必要君來汝晉尤當明底其情不是立意從滅

其省則吉在此矣唯大夫圖之晉人不能

詰

前替他添一禮字作話頭此又替他生一舊字作話頭最是持矛刺盾秘訣兩說窮舌端國策勝場則夫人而知之矣閒不閒豐與省雙敲最佳



三十 年 冬十有一月吳滅徐徐子章禹奔楚

二十七年吳公子光弑吳王僚公子掩餘奔徐公子燭庸奔鍾吾至是光使二國執二公子故二公子遂奔楚

吳子使徐人執掩餘使鍾吾人執燭庸二

楚昭王大封二子土田而定其所徙之居

○監平声

公子奔楚楚子大封而定其徙使監馬尹

楚使大夫逆二公子於境而以養邑封居之

大心逆吳公子使居養莠尹然左司馬沈

為養邑築城

胡田故胡子之地

尹戍城之取於城父與胡田以與之將以

**養** 今河南陳州府沈邱縣東有養城

特提將以害吳一筆文便句句是吳不可害害吳適以自害意警而詞特圓

設語凡兩層前一層不當強其讎以重其怒是正說後一層億鬼神寧族姓以待其歸乃是安頓楚子中數語作轉抑揚吞吐風調極佳

孫月峰曰強讎重怒子西之言誠是然子胥在吳終亦不能止其來何不一言及之○愚謂晉通吳以弱楚楚人疲於奔命久矣子胥在楚毫無建白今何庸及之且

害吳也子西諫曰吳光新得國而親其民

視民如子辛苦同之將用之也若好 去声 吳

能和好吳邊疆之邑使柔服我楚

猶懼不能止其來

謂二子皆王僚母弟闔廬之讎也

邊疆使柔服焉猶懼其至吾又彊其讎

太伯仲雍周太王之子故為周之族胄遠裔

以重怒之無乃不可乎吳周之胄裔也而

太伯仲雍逃奔荆蠻以遜王季故云裔棄海濱不與姬姓相通

棄在海濱不與姬通今而始大比于諸華



吳光善謀不過受策子胥耳胥因得以雪其忿而報其讎其功豈在胥哉

一調凡作數轉一句凡作數層最是曲折清勁之筆 孫云三平字法宕而調逸

左翼楚昭初立專任囊瓦裨政多端子西不一言救獨於此媿媿言之者以將以善吳強讎重怒適以自害也吳之興敗不可知而億吾鬼神寧無族姓以待其歸自立之道正當如此議論愷切毫不見省幸啓肆楚之謀以成入郢之禍自伐人伐洵不虛也起

結敘事中以議論貫兩頭跌宕颯逸風神絕佳

黃氏正憲曰案徐在江淮之間實為句吳通中國適荆楚之路四年楚虞恐吳爭伯因執徐子以斷其道則徐久服於楚而吳深憾之矣今楚勢既衰吳欲伐楚故先滅徐

一意三轉由淺而深活寫出有心識人

闔廬又甚有文采

先王謂大王王季亦自西戎比于華夏今闔廬將自同之

不知天意或者欲將使之為暴虐乎

光又甚文將自同於先王不知天將以為

或者欲使闔廬自剪喪吳國而以其上地封大異姓之諸侯乎

虐乎使翦喪吳國而封大異姓乎其抑

不然抑將以福祥吳國乎

觀闔廬之行事可以占其終不久遠矣

姑且億安

亦將卒以祚吳乎其終不遠矣我盍姑億

以待吳人善惡之所歸附

吾鬼神而寧吾族姓以待其歸將焉用自

播揚猶勞動也

播揚焉王弗聽吳子怒冬十二月吳子執

防壅水山以灌徐○山水二字一死用一活用

鍾吾子遂伐徐防山以水之己卯滅徐徐

斷髮自刑以示懼也

子章禹斷其髮攜其夫人以逆吳子吳

子信而送之使其邇臣從之遂奔楚楚沈

夷城父也為之築城

尹戍帥師救徐弗及遂城夷使徐子處之

而汝也言伐楚在二十年

吳子問於伍員曰初而言伐楚余知其可

我知汝之言可用也



我所以沮汝之謀者恐其使我任伐楚之事也

人謂王僚又惡伐楚之功為王僚所有也

也而恐其使余往也又惡人之有余之功

今我將欲伐楚而自有其功矣

請問伐楚之策何以施為

也今余將自有之矣伐楚何如對曰楚執

楚執政之人多而意向乖異不相統一

國家有患無有以身親任之者

肆勞也若我為三師以勞敝楚人

政眾而乖莫適任患若為三師以肆

楚必以全師敵我

○按此乃吳人困楚故智前此屢見奇功尤差勝焉

焉一師至彼必皆出彼出則歸彼歸則出

楚兵屢出必疲敝於道途之間

亟數也我數勞肆以疲敝楚兵○數音索

擊東擊西多方以迷誤之

楚必道敝亟肆以罷之多方以誤之

待楚兵既疲

而後我出全師以繼伐之

既罷而後以三軍繼之必大克之闔廬從

為定四年吳入郢傳

之楚於是乎始病

輕挑之法因楚是幾受其誘而莫知禦其患亦未必若此蓋當時晉霸益衰楚勢日熾吳為周室之苗裔雖外猶內也故每為緣飾以存夏夷之分亦春秋之意義耳不然吳非楚匹也何強盛若是此孟子所以於武城取二三策而已矣

敬王九年

晉定公元年

三十一年

林氏曰書公在乾侯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以見晉人釋君而助臣也前士缺會諸侯之大夫于危將以納公取貨於季孫而遂不

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晉侯使



亦悖哉書曰意如會荀躒于適歷晉侯之為盟主可見矣荀躒之為人臣可知矣

荀躒唁公于乾侯

果荀躒復為此會昭公所以死於外也襄昭之世大夫無君之禍晉人為之也○適歷晉地名

○提晉侯將以師納公便見不是從前虛套故士鞅荀躒連忙召季孫來

晉侯將以師納公范獻子曰若召季孫而

○欲納便納何用召為不曰視其禦師不禦師而曰信其來不

來晉侯也

不來則信不臣矣然後伐之若何晉人召

使人私

猶言我包汝無事

季孫獻子使私焉曰子必來我受其無咎

晉地名

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荀躒曰寡君

筆之有神也

使躒謂吾子何故出君有君不事周有常

○假責備口吻

練素也服喪君

○這一段假圈套皆是士鞅荀躒商量故作欺誑晉君何曾是被於

刑子其圖之季孫練冠麻衣跣行伏而

大義

言我願事君而君不肯還故不得事君也

豈敢逃避刑戮之命

對曰事君臣之所不得也敢逃刑命君若

○開口便問甚罪還是當初情狀好強悍

察我有罪無罪

以臣為有罪請囚于費以待君之察也亦

唯君所

若以季氏之

不絕季氏而別

○只說半句

唯君若以先臣之故不絕季氏而賜之死

按接連四箇若字總是說臣實無罪君心不仁口氣目中全無魯君所



持者范荀兩人受其無

若并免 ○實是於死亡 我無罪

此尤我君之恩惠也

至身死而君恩猶不朽

按先儒有謂昭公失此機會終身不歸可惜殊

○是君自己出亡於外與我不相干

若弗殺弗亡君之惠也死且不朽若得從

君而歸則固臣之願也敢有異心夏四月

知伯即荀躒

勸君與平子歸國

季孫從知伯如乾侯子家子曰君與之歸

若不忍一時之恥與之俱歸

則身死于外將為終身之恥矣

從公之眾

一慙之不忍而終身慙乎公曰諾眾曰在

晉既憂君則在君之一言 ○眾言亦是但不使晉君必為君逐季氏 知晉侯不能作主也

一言矣君必逐之荀躒以晉侯之命唁公

也若季孫果能悔罪則行貨齊晉禱於煬宮是誠何意絕其兆域加之惡詭是誠何心於此謂為機吾不信也春秋不為國諱則直書季孫意如出其君稱矣

言我晉君使我奉魯君之命以討季孫

且曰寡君使躒以君命討於意如意如不

季氏亦知罪不敢逃死

公可從季 ○勸得輒謂晉孫以歸國 欠之至 君

魯先君

敢逃死君其入也公曰君惠顧先君之好

施恩惠以及我失國之人

將使我歸國糞掃除治宗廟以事晉君

施音異及亡人將使歸糞除宗祧以事君則

夫人指季氏則我復何面目以見季孫 ○焉得不慙

指河水以自誓言我若復能見季孫者有如此詛盟之禍 ○焉能忍恨

不能見夫音扶人己所能見夫人者有如河

以公言不敢聽

言我晉君唯恐負不納君之罪

○何至掩耳而走何故不敢與知又如何復於

荀躒掩耳而走曰寡君其罪之恐敢與

斤丁三

昭公

六十三

曲江書屋



寡君又何敢竟教他歸  
祭心腸肺腑層層活現  
雖吳道子筆墨不能到  
也真箇化工

今納君而不入何敢  
復與知魯國之難  
臣請以公言  
復命於晉君

知魯國之難去聲臣請復於寡君退而謂季

言汝君之忿怒尚未衰息  
子且歸魯○告得斬攝行君祭截之至

孫君怒未忘子姑歸祭子家子曰君以一

勸昭公棄從者單甫入於季孫之軍

乘去聲入于魯師季孫必與君歸公欲從之

魯制也

眾從去聲者魯公不得歸

杜黑肱邾大夫不書邾史闕文○林傳言邾黑肱也其不係之邾濫嘗自別於邾也如圍戚不曰圍衛戚取邾不曰取我邾皆如二

冬黑肱以濫力甘反又力盪反來奔君之辭也

黑肱邾大夫也竊濫邑以奔魯

冬邾黑肱以濫來奔賤而書名重地故也

舊註言名之當謹如此黑肱之類○傳氏讀至夫字為句有所謂書地以有所作有所謂也○愚意如是夫三字似當連下文讀有名謂書人

君子曰名之不可不慎也如是夫有所有

已止也言有名之辱不如止而無名之為愈也

名而不如其已以地叛雖賤必書地以名

名之所著終身為不義之人

其人終為不義弗可滅已是以故君子動則

一行必思合於義

思禮行則思義不為利回不為義疚或

先正其心不以利欲陷身回邪

疾病也不以不義為身之病

此篇全是論斷首段單就本題說以下將書盜作陪總論春秋書法乃左氏自作一首反復條暢文字非如他篇僅僅敘述而已也

是故君子一段先虛領一遍齊豹一段是實證一遍若艱難其身一段是反跌一遍是以春秋



一段是正結一遍故曰春秋之稱一段是泛論書法收盡全篇通篇以單論起以泛論結中間一賓一主兩兩對說章法極變極整

王或庵曰錯綜之法不一以參差為錯綜固矣亦有以整齊為錯綜整齊矣烏得錯綜曰不應整齊而整齊即錯綜也何謂不應整齊而整齊如此傳書名書盜是矣書名主也書盜賓也傳黑肱耳本以書名發義乃正義既却與書盜二義相並互發一無參

差前則有主無賓後則賓主莫辨愈整齊愈錯綜非以整齊為錯綜之法乎又云序黑肱矣入齊豹奇矣三叛並列與豹相形更奇隨手變化莫測端倪至艱難其身以下波瀾橫溢筆勢凌競所謂一闔一關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也結歸淡宕又變通篇之勢總是化工非人力

或本欲求名而春秋不書其名○賓句

求名而不得或欲蓋而名章懲不義也齊

豹為衛司寇守嗣大夫作而不義其書為

盜邾庶其莒牟夷邾黑肱以上土地出求食

而已不求其名賤而必書此二物者所以

懲肆而去貪也若艱難其身以險危大人

而春有秋書之使勇

而有名章徹攻難去

邑叛君以微大利而無名貪冒之民將寘

力焉是以春秋書齊豹曰盜三叛人名以

懲不義數惡無禮其善志也故曰春秋

之稱微而顯婉而辨上之人能使昭明善

尺證文雖微而

義則顯

辭雖婉而

旨則別

若在位者能使褒

貶勸戒之法昭明

昭公下

卷五

昭公下

卷五

昭公下

卷五

昭公下

卷五



人勸焉。淫人懼焉。是以君子貴之。

是以春秋之法為君子之所貴

敬王三十二年

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

子產之子

仲幾衛世叔申鄭國參曹人莒人薛人

杞人小邾人城成周

胡傳天子有道守在四夷今至於城王都可以不書乎不曰城京師而曰城成周者京師眾大之稱成周地名也與列國等矣○林註諸侯有事於京師皆不書以是為常也書城成周則請而後城之是非常也是役也魏舒南面韓不信專執於京師宋仲幾不受功齊高張後大夫之無王甚矣其不曰京師而曰成周以見周與列國等耳

此篇傳城成周上半篇請城成周下半篇合城成周營成周當是一頭兩脚格一自從子朝之亂彼人為城成周作引有大煩矣一層且只虛領下方實說本意卻又將成王陪襯委重于晉唐皇文字寫得如許婉婉漢人詔令差堪彷彿

秋八月王使富辛與石張如晉請城成周。

致敬王之命曰

天子曰天降禍于周俾我兄弟並有亂心。

伯父謂晉侯

使凡我同姓之親昵與異姓之甥舅

皆與兵勤王不得安處

以為伯父憂我一二親昵甥舅不皇啓處。

謂二十二年二師圍郊至今十年

謂二十七年晉籍秦致諸侯之戍至今五年

天子自稱曰余一人無一日不念諸侯之勤勞

於今年勤戍五年余一人無日忘之閔

閔閔憂貌王憂亂閔閔冀望安定如農夫之憂餒冀望歲時之豐熟

惟恐懼以待天時

○次說肆展今日放也

閔焉如農夫之望歲懼以待時伯父若肆

孫執升曰敬王告晉城成周此東周之又分也春秋書此蓋志世變云



恢復文侯仇與文公重耳兩人匡王之功業

弛解也

大惠復一丈之業。弛周室之憂。微文武

以堅固汝晉盟主之權

宣布昭著善名於天下

○虛作停頓未便啓齒吞吐絕佳

之福。以固盟主。宣昭令名。則余一人有大

○再說 成王時周公合諸侯當初 營洛邑號曰成周

遷殷民以為京師之東所以崇文王之德○劉炫作崇文德之致

願矣。昔成王合諸侯。城成周。以為東都。崇

○實說 今日

微求成王之福祥假藉成王之威靈

文德焉。今我欲微福。假靈于成王。修成周

庶免諸侯之兵無久戍於此而勤勞也

而諸侯亦各得安寧

螽賊臨災害遠屏遠棄也

之城。俾戍人無勤。諸侯用寧。螽賊遠屏。

其必以此事委任汝晉君

晉之力也。其委諸伯父。使伯父實重圖之。

微名也使我無咎怨于天下百姓

而晉侯有榮顯之施於王室

俾我一人無微怨于百姓。而伯父有榮施。

庸功也即周先王亦以晉為有大功也

軒魏

先王庸之。范獻子謂魏獻子曰。與其戍周

城成周之後雖有禍亂之事

我晉不吝他

不如城之。天子實云。雖有後事。晉勿與。

知可也。從王命以紓諸侯。晉國無憂。是之

也。

左翼云出城字按古為例說出多少妙處

實圖之下又找三句意濃而氣足自是圓潤文字然去峻潔風格則絕矣此世變為之左氏亦不知其所以然

吳氏徵曰王城自平王東遷以來天子世世居之故其城完固子朝據王城敬王居狄泉晉師納王於後王入于成周子朝棄王城奔楚王畏于朝餘黨尚多故不居王城而居成周成周乃周公遷殷頑民之地其城地惡故諸侯以兵戍之至此晉率諸侯城



成周之後始徵諸侯之

范勝之謀伯音之對

而承上主命一面起下

諸侯蓋即以此作兩截

轉接也左文未有無中

權者

左翼云成者有勞役之

苦為所成者有供億之

煩改或為城則成八無

勤諸侯用寧而王室亦

帖然安堵矣此兩便之

道也王辭婉折晉對簡

直兩邊不得已心事可

於言外領取未段敘城

成周事詳細核鍊古峭

不減周禮

每遇工役即作此種筆

法前半是尚書文字後

半是周禮文字

不務而又焉從事魏獻子曰善使伯音對

曰天子有命敢不奉承以奔告於諸侯遲

速衰音催序於是焉在冬十一月晉魏舒韓

不信如京師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尋盟

且令城成周魏子南面衛彪傒曰魏子必

有大咎干位以令大事非其任也詩曰敬

天之怒不敢戲豫敬天之渝不敢馳驅况

敢干位以作大事乎己丑士彌牟營成周

計丈數揣高卑度厚薄

厚薄勿溝洫物

土方議遠邇量事期計徒庸慮財用書餼

計丈數揣丁果反又初委反高卑度待格反厚薄勿溝洫物

土方議遠邇量事期計徒庸慮財用書餼

計丈數揣丁果反又初委反高卑度待格反厚薄勿溝洫物

土方議遠邇量事期計徒庸慮財用書餼

計丈數揣丁果反又初委反高卑度待格反厚薄勿溝洫物

土方議遠邇量事期計徒庸慮財用書餼

計丈數揣丁果反又初委反高卑度待格反厚薄勿溝洫物

土方議遠邇量事期計徒庸慮財用書餼

計丈數揣丁果反又初委反高卑度待格反厚薄勿溝洫物

土方議遠邇量事期計徒庸慮財用書餼

計丈數揣丁果反又初委反高卑度待格反厚薄勿溝洫物

新訂左傳卷之八十一 昭公下 六六



糧以令役於諸侯號令於諸侯使供其役屬屬所當役之數賦所當城之丈役賦音燭丈書以授帥書之以授諸侯之大夫

而效諸劉子韓簡子臨之以為成命效致也韓簡子即不信臨履其事以命諸侯經所以不書魏舒

十有一月己未公薨于乾侯昭公死失其所由於生失其國失國由於失政失政由於不慎名器左氏引經斷案而并述史墨之言則後一綫其詳子家受賜反賜不敢逆君正見小物且然何況名器但天生陪貳不皆

十二月公疾徧賜大夫大夫不受賜子

家子雙琥琥玉音虎一環一璧細好之服輕服受之大夫皆

受其賜己未公薨子家子反賜於府人曰吾不

敢逆君命也大夫皆反其賜書曰公薨于

乾侯言失其所也趙簡子問於史墨曰季

氏出其君而民服焉諸侯與之君死於外

而莫之或罪也對曰物生有兩有三有五

子家而偏多季氏則陵谷變形雷乾身位以世從之失當世修之勤其假之者自貽伊感也而又何疑於客死而莫之於乎是一篇痛哭流涕又字

獨從者屢逆于家之言齊公不能復國獨於此時子家受亦受反亦反雖是悔危從前之非而反復描寫正所以著其陷君之罪不容誅矣

獨簡子一問三意重在諸侯與之答者單就民服上發揮下兩意不對而兩意已隱躍欲見矣左翼謂有說不出口



光景良然然愚竊疑簡  
子豈不知齊晉受貨而  
有不能欺抑亦切齒梁  
邱范荀輩所為而欲表  
章歟此問甚奇且怪

按史墨語分兩截上截  
先虛引後泛論中間只  
魯君世從其失五句一  
握正意已完因未甚透  
故下截復申明此五句  
分疏兩層意始暢而理  
亦圓局寬綽而神自閒  
亦妙文也

語社稷無常奉三句設  
語近安引詩易兩證釋  
義近證舞傳魯傳子

天與人歸人心之至公  
也湯伐桀武伐紂亂極  
則治天道之循環也舜  
禹故由於自然而湯武  
適出於勉強雖無常奉  
無常位而豈若季氏之  
四分公室而竟出其君  
哉豈若陵谷變易震雷  
乘乾而令人莫之解哉  
史墨此言實啓三晉其  
廢其君為家人之漸也  
吁可慨也乎 雖死於  
外其誰矜之即接背成  
季友行文亦不可何用  
多此一折為哉

左翼昭公未出而載樂  
祁論於前昭公既薨而  
載史墨論於後即前女

謂有三如  
日月星

謂有五如金  
木水火土

謂有兩如  
手足耳目

有陪貳故天有三辰地有五行體有左右

○此句承上起下  
下文乃貼陪貳說

各有妃音配耦王有公諸侯有卿皆有貳也

以佐魯侯  
為陪貳

自季友得政至  
今已四世矣

天之所與  
民必歸之

天生季氏以貳魯侯為日久矣民之服焉

世世縱  
其意失

世世修  
其勤勞

不亦宜乎魯君世從其失季氏世修其

奉社稷者無  
常人惟有德

勤民忘君矣雖死於外其誰矜之社稷無

者才  
之耳

從古  
如此

小雅十月  
之交篇曰

岸本高  
也有時

常奉君臣無常位自古以然故詩曰高岸

變為  
深谷

谷本深也有  
時變為高陵

虞夏商三后  
本高貴也

其子孫今皆  
變而為庶人

主指趙  
簡子

為谷深谷為陵三后之姓於今為庶主所

乾下震上為雷天  
大壯故雷乘乾

乾為天子震為諸侯而在乾上  
猶君臣易位臣大強壯之象

知也在易卦雷乘乾曰大壯天之道也昔

季友季氏之始祖  
桓公之季子也

文姜桓公之夫人  
尤寵愛公子友

震妊  
娠也

成季友桓之季也文姜之愛子也始震

其生必有嘉  
名聞於世

而卜卜人謁之曰生有嘉聞其名曰友



叔齊論公不知禮無不以失民為憂蓋國以民為本失民則失國叔向晏子相對欬獻都是此意固知吾之所以分齊之所以篡魯之所以弱皆失民為之也夫意似與師曠論衛君同而實有不同者彼責君之虐民此嘆君之失政一祖賊臣一情辱主蓋釐千里即趙鞅此問亦有扶植綱常之心未可與王鞅知躒同類而並議之也

穰名器不可以假人從古亂臣賊子固不待假而自奪之也若與彌翼

為雖假何害如伊尹阿衡說總百官周公負扆武侯受詔豈非假之哉他若九錫之文曹氏擅於前司馬鍾其後易嘗假之乎繼此不待假而自奪之者正難枚舉久假而不歸惡知其非有也其失豈在君歟後人在官百僚師師大舜所以無為而天下治也

為公室輔及生如卜人之言有文在其手

註俱詳見 慶父弑二君季友 誅慶父而立僖公

曰友遂以名之既而有大功於魯受費

季孫 季孫 增修季 友功業

以為上卿至於文子武子世增其業不廢

公子遂居東門是為東門遂遂即襄仲也襄仲弑公子惡及視而立宣公

舊績魯文公薨而東門遂殺適立庶魯君

宣公立季友子遂莒太子饒以齊制宣公遂陰奪其國政而季氏始專矣

於是乎失國政在季氏於此君也四公矣

魯人但知有季 豈有君既出而 氏而不知有君 可復得國哉 器車服名爵號二者 人君之所司宜謹慎

民不知君何以得國是以為君慎器與名

之不可輕以假人曾君因不慎此初假季氏權柄終致昭公失國之禍

不可以假人

胡傳諸侯失國出奔者眾矣鄭伯突為祭仲所逐而出奔入于櫟而復國衛侯衎為孫甯所逐而出奔入于儀夷而復國昭公在外八年終以客死為天下笑何也祭仲雖專而世權不重於季氏衛侯失國猶夫入也而有推挽之者所以雖失而復得也魯自季友受費以為上卿至於意如專執國政四世矣其臣皆季氏之孚也其民皆季氏之獲也而昭公有一子家駒言不見聽計不行也不能復國宜矣故春秋詳錄其所以為後世之戒公雖失國然每歲之首月必書公在乾侯誅意如也書齊侯取郟公圍成郟潰絕昭公也為人臣者觀每歲必書公所在必不敢萌跋扈不臣之心為人君者觀春秋所書圍成郟潰知社稷之無常奉也亦必少警矣嗚呼可謂深切著明者矣



以無為而天下皆此  
其其夫豈非其禮於人  
而天下不聽其非其有  
自奪之者五禮於舉人  
而文平繼此不替而  
於其而黑顯其對是當  
於其夫豈非其禮於人  
而天下不聽其非其有  
自奪之者五禮於舉人  
而文平繼此不替而  
於其而黑顯其對是當

汪氏克寬曰昭公服喪  
已畢當類見於天子而  
愛命之時也嗣守社稷  
之重不朝於周以少姜  
之喪而特如晉親修土  
弔之事是以妾說人而  
取辱也晉平以閭闔之  
愛勤動天下之君大夫  
以為嬖妾之哀榮其為  
盟主抑未矣宣公如齊  
奔惠公之喪成公如晉  
奔景公之喪已為失禮  
而況於弔寵妾之喪乎  
積習之弊至於趙文子  
卒鄭簡公如晉弔則不  
唯弔其妾而且弔其臣  
矣春秋書此所以譏昭  
公之取辱亦以傷世道  
之衰也

不可以對人

冬公如晉至河乃復季孫宿如晉  
晉侯使士文伯來  
晉少姜卒公如晉及河晉侯使士文伯來  
辭曰非伉儷也請君無辱公還季孫宿遂  
致服焉

冬公如晉至河乃復季孫宿如晉

晉侯使士文伯來  
晉少姜卒公如晉及河晉侯使士文伯來

辭曰非伉儷也請君無辱公還季孫宿遂

致服焉

汪氏克寬曰昭公服喪  
已畢當類見於天子而  
愛命之時也嗣守社稷  
之重不朝於周以少姜  
之喪而特如晉親修土  
弔之事是以妾說人而  
取辱也晉平以閭闔之  
愛勤動天下之君大夫  
以為嬖妾之哀榮其為  
盟主抑未矣宣公如齊  
奔惠公之喪成公如晉  
奔景公之喪已為失禮  
而況於弔寵妾之喪乎  
積習之弊至於趙文子  
卒鄭簡公如晉弔則不  
唯弔其妾而且弔其臣  
矣春秋書此所以譏昭  
公之取辱亦以傷世道  
之衰也



補三年傳 鄭游吉如晉送葬

子太叔

鄭游吉如晉送少姜之葬。梁丙與張趯

言卿送葬行禮過甚

見之。梁丙曰：甚矣哉！子之為去声此來也。子

言亦出於不得已要來

晉文公襄公

吉凶之事不煩諸侯

大叔曰：將得已乎？昔文襄之霸也，其務不

煩諸侯，令諸侯三歲而聘，五歲而朝，有事

開手以子之為此來也一呼下文一駁一解都從此句翻跌如曰吾又來賀不唯此行乃是就此來說進一步曰子其無事求煩不獲乃是就此來說退一步機趣靈

而會不協而盟。君薨，大夫弔，卿共葬事。

朝聘以講禮會以命事盟以謀闕○馮氏謂昭禮命事歸重謀闕總無加命以見不

夫人士弔，大夫送葬，足以昭禮命事。謀闕

煩似不分貼反此外別遺弔葬本旨無他命

少姜非夫人

杜註不敢以其位卑而合禮數如守適夫人○一說不敢

而已。無加命矣。今嬖寵之喪，不敢擇位而

拘定大夫士之位而來而禮數等於嫡夫人也

數於守適音嫡下同。唯懼獲戾，豈敢憚煩。少姜有

齊國必復薦女

言此來還不為甚將來更有甚者

寵而死，齊必繼室。今茲吾又將來賀，不唯

新訂左傳決讀

卷之八十一

昭公補傳

七十三

昭公補傳

躍正是不滿梁丙以丙出口輕薄全不知人苦諫不若趨之開口見誠諱語近情切理也執定諷其不為晉壽恐失通篇神理 愚謂諷其不隱諱是理說他不該來亦是理若云重張而薄梁則是愛奉承人如此蓋太叔此來原非得已迫於時勢不得不飲氣吞聲起得梁丙輕薄正好發洩一頓將數十年鬱結一旦吐氣揚眉心下不知許多快活猶云你既曉得我不該來何故要使我來并不止今日一來後頭還要我來汝大國無禮如此非薄



梁丙也乃所以薄晉也

謂得聞此禮數為幸

此行也張趯曰善哉吾得聞此數也然自

火心星也 心星以季夏昏中而暑退季冬且中而寒退

今子其無事矣譬如火焉火中寒暑乃退

季夏暑之極季冬寒之極極則必退以喻晉強之極則必衰也

此其極也能無退乎晉將失諸侯諸侯求

言將不得復煩勞諸侯慶弔矣○倒裝句

既贊其有前知之明

煩不獲二大夫退子大叔告人曰張趯有

而又識其不知為國諱

知音智其猶在君子之後乎

棄疾楚共王子靈

王弟後為平王

補六年傳

楚公子棄疾如晉

前年韓宣子送女於楚

楚公子棄疾如晉報韓子也刪去過鄭一段傳韓宣子

之適楚也楚人弗逆公子棄疾及晉竟晉

辟邪也 若何舍正 衷正也 而效邪辟

侯亦將弗逆叔向曰楚辟我衷若何效辟

言上效下效晉相也

但當使人從我而已

詩曰爾之教矣民胥效矣從我而已焉用

不當效辟但當作則兩

意本對說文於上層從我而已先透作則一筆下層則人之辟倒拖效

昭公補傳

七四

曲江書屋



新言本傳  
辟一筆令兩對串遞為  
一又效辟提在首民則  
然在尾中引詩書字對  
章法參差中最整齊也

何用效楚人  
之邪辟哉

則法

無寧寧  
肯也

效人之辟。書曰：聖作則無寧以善人為則。

而則人之辟乎。匹夫為善，民猶則之。况國

君乎。晉侯說，乃逆之。

楚子享公。補七年傳

即享

楚子享公於新臺，使長鬣者相好。鬣，楚之人少鬣，故使長鬣者相禮。之賜

大屈，既而悔之，遠啓疆，聞之，見公。公語

之拜賀。公曰：何賀？對曰：齊與晉越欲此

久矣。寡君無適與也，而傳諸君，君其備

禦三鄰，慎守寶矣。敢不賀乎。公懼，乃反之。

矣。昭公聞言而懼，乃反歸其弓於楚子。

矣。昭公聞言而懼，乃反歸其弓於楚子。

矣。昭公聞言而懼，乃反歸其弓於楚子。

矣。昭公聞言而懼，乃反歸其弓於楚子。

○聞而見公，則必欲設法而使之退。設公不謂疆亦無從啓齒，然必有所以進言也。拜賀一段，辭旨固佳，但備禦一語，不免稍漏色相。公雖懼，要未始不疑其來意也。

馮氏曰：設公不語啓疆，必當費辭戰國人一見便賀，巧捷故後來居上矣。

大屈，名也。魯連書曰：賈達以為靈王既以弓與魯侯，而又竊悔，昭公以得寶金，可以為劍，大屈金所生地也。之啓疆，聞王悔，遂往見昭公。賜告啓疆。

去聲。啓疆，拜賀昭公。

我楚君未知適與何國適專主也。

而今乃與汝魯君。

三國知魯得此，恐來伐取魯。

昭公聞言而懼，乃反歸其弓於楚子。

昭公聞言而懼，乃反歸其弓於楚子。

昭公聞言而懼，乃反歸其弓於楚子。

昭公聞言而懼，乃反歸其弓於楚子。

昭公聞言而懼，乃反歸其弓於楚子。



補七年傳

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

此篇作兩截讀然前云魯衛惡之後云自取誦於日月之災恐晉亦未必能免也意在言外

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晉侯問於士文

受其凶惡 衛受惡大 魯受惡小

伯曰誰將當日食對曰魯衛惡之衛大魯

左翼云日食天道也分辨何國秉地道言之歸結於國無政以人道為主一言而循天地人之理總括諸古今五行諸志精蘊通篇純用逆出筆勢古勁絕倫

衛地豕韋也魯地降婁也日食於豕韋之末及降婁之始乃息故禍在衛大在魯小周四月夏三月故曰在降婁

小公曰何故對曰去衛地如魯地於是有

八月衛襄公卒 十一月魯季孫宿卒

災魯實受之其大咎其衛君乎魯將上卿

小雅十月之交篇

公曰詩所謂彼日而食于何不臧者何也

所謂不臧者不善於為政之感召也

對曰不善政之謂也國無政不用善則自

誦怒也 罰也

取誦於日月之災故政不可不慎也務

善政之所當務者三事而已

擇賢人以佐治

因民之所利而利之

順四時之所務

三而已一曰擇人二曰因民三曰從時



補七年傳 八月戊辰衛侯惡卒

秋八月衛襄公卒。晉大夫言於范獻子曰：

賊人孫林父其地戚邑襄二十六年晉疆戚田取懿氏邑六十以與林父

衛事晉為睦，晉不禮焉。庇其賊人而取其

小雅常詩作脊令雖深也飛則鳴行則搖棣篇喻兄弟相救於急難不可自逸

地。故諸侯貳。詩曰：鷓鴣在淵，兄弟急

威長也懷思也言死喪之禍他人所畏惡唯兄弟為相恤耳

難。又曰：死喪之威，兄弟孔懷。兄弟之不

因不和睦是以不相弔恤兄弟如此何況他人

睦，於是乎不弔。况遠人，誰敢歸之。今又不

新君靈公

禮於衛之嗣，衛必叛我。是絕諸侯也。獻子

以告韓宣子。宣子說，使獻子如衛弔。且

齊惡衛大夫

反戚田。衛齊惡告喪於周。且請命。王使成

簡公如衛弔。且追命襄公曰：叔父陟恪。在

追命如今之哀策

於。是征伐，自天子出而

新訂左傳決讀

卷之十一

昭公補傳

七十七

左翼云襄公死靈公立晉弔王亦弔晉反田王追命本兩截事而傳敘不能自主而必視平晉也襄公未嘗得罪天王在時何以不命而至此始追命之可知晉不反戚田則並此而無之即衛亦不敢告喪請命矣是王之弔亦因晉之弔也此左氏連敘微意可於筆墨中窺之愚謂衛人尚敢請命於周竟不敢請田於晉則畏晉甚於畏周矣由是觀之天王皆晉之天王而諸侯皆晉之諸侯也此晉文創霸以來之漸積於斯也嗚呼人咸謂春秋全賴晉霸而吾謂無晉霸則荆楚亦莫能效尤於是征伐自天子出而



禮樂亦不致廢墜矣不然在隱桓之時鄭莊猶能奉王命討不庭之宋即桓王亦能以蔡陳衛之師伐鄭矣何也時向未有霸也降自齊桓一匡九合則絕無是焉可不明徵厥讀者思之

言其死必在周先王之左右

我先王之左右以佐事上帝余敢忘高圉

國公劉元孫之孫高圉生亞圉古公買父之祖也

亞圉

上帝二國周之先也為殷諸侯天也亦受殷王追命○史記高

補七年傳冬十有一月癸未季孫宿卒

從猶應驗也以衛侯武子皆卒故

季武子卒晉侯謂伯瑕曰吾所問日食從

此理可常而必不差否

四時日月星辰各異其時

政教殊

矣可常乎對曰不可六物不同民心不壹

同始異終省災弭變中極精要語其理即在自取譴句內公問六物

及辰只論同始不問異終則亦終於燕燕居息而已雖多語之奚益哉

事序不類官職不則同始異終胡可常也

小雅北

燕燕安閒貌言同為王

或惟降而

山篇

臣或安閒而逸於居息

勞于王事

詩曰或燕燕居息或惓惓事國其異終也

張海庵曰凡占天象者皆當活看不可執已往之禍福為後日之吉凶若汎常占而不知變則人人可以言天不必京管之流而後知之矣六物句天道也民心三句人事也言天略言人詳尤得以人占天之法

如是公曰何謂六物對曰歲時日月星辰

言詳以告我

凡謂之辰如北辰太辰之類其義莫同何者謂之辰

是謂也公曰多語寡人辰而莫同何謂辰

一歲日月十二會所會謂之辰

謂以子丑配甲乙

對曰日月之會是謂辰故以配日



補十年傳

秋七月季孫意如叔弓仲孫矍俱傳反帥

師伐莒

亳社殷社也魯有殷社所謂兩社也今用

秋七月平子伐莒取郟音梗獻俘始用人於

人以祭之

亳社臧武仲在齊聞之曰周公其不饗魯

周公之所饗者義也今殺人以祭是為無義

小雅鹿鳴篇

言君子德音孔甚昭明

祭乎周公饗義魯無義詩曰德音孔昭視

視民如傷不敢偷薄僂薄也

民不佻徒聊反佻之謂甚矣而壹用之將誰福

哉

哉

補十年傳

九月叔孫舍如晉葬晉平公

媾即舍叔孫昭子

九月叔孫媾敕略反如晉刪去十二國之大夫會送葬者葬平公也鄭

鄭卒虎因送葬欲載贄幣以見新君

言送葬何用贄幣為

載幣必用車百乘

子皮將以幣行子產曰喪焉用幣用幣必

左翼子產昭子扶向三人所見略同敍有詳略然此篇昭子是主亦偏用略筆而於賓則用詳此隱見出沒之妙也使諸大夫聽昭子非禮之

昭公補傳

七九

曲江書屋



言而不求見新君必不致來叔向詰難于皮亦無後悔之言矣未段綴論高疆於後總見昭子識解絕人言言可為典則與上事不相類而理自貫通正不必拘拘於縱欲兼德相關合而以詩書配合作眉目也

百兩百乘也

車一乘用十人

以千人而致百乘之幣至晉

其幣將必不能用以見新君行用也

百兩去聲百兩必千人千人至將不行不行

既不得見新君必將自費用盡

言國小而費繁

必盡用之幾上聲千人而國不亡子皮固請

以行既葬諸侯之大夫欲因見新君叔孫

昭子曰非禮也弗聽叔向辭之曰大夫之

事畢矣而又命孤孤斬焉在衰經之中其

以嘉服見音現則喪禮未畢其以喪服見是

重受弔也大夫將若之何皆無辭以見子

皮盡用其幣歸謂子羽曰非知之實難將

在行之夫子知之矣我則不足書曰欲敗

度縱敗禮我之謂矣夫子知度與禮矣我



欲因喪以慶新君故  
縱而行之不能自勝

○仍歸  
到昭子

自晉  
歸魯

實縱欲而不能自克也。昭子至自晉。大夫

高彊齊子尾之子  
良今年五月來奔者

皆見。高彊見而退。昭子語諸大夫曰。為

齊慶封亡在  
襄二十八年

人子不可不慎也哉。昔慶封亡。子尾多受

致還也

邑而稍致諸君。君以為忠而甚寵之。將死

在公宮  
被疾

景公親為御  
車而送之歸

高彊不能當其  
父之寵而作亂

疾於公宮。輦而歸。君親推之。其子弗能任。

是以來  
奔我魯

命美也

按言其父有令德其子若不肖亦必  
獲罪何也蓋以不自慎守其父德為

是以在此。忠為令德。其子弗能任。罪猶

音王  
下同  
難也此是  
泛論一層

及之。難不慎也。喪夫人之力。棄德曠宗

乎此方歸到  
高彊身上

以及其身。不亦害乎。詩曰。不自我先。不自

身之禍患甚言  
不愾之不可也

我後。其是之謂乎。

晉徐弼盜父財食奸



補二十八年傳 晉殺祁盈及楊食我

祁盈祁午之子 楊叔向邑食我叔向之子伯石也

惡一子宜淫 將欲執之

晉祁勝與鄔臧通室祁盈將執之訪於

臧皆祁盈家臣 通室通室易妻也

言世之惡直正者實多 醜亦惡也蕃盛也徒眾

司馬叔游叔游曰鄭書有之惡直醜

也書言 叔游司馬叔侯之子 如此 而奸黨立矣

子欲持正直 大雅板 懼不免於禍 之篇

正實蕃有徒無道矣子懼不免詩曰民

辟邪辟也言民 辟法也無自立法以 多邪僻之行 違眾亦當同流合污 已止也

之多辟無自立辟姑已若何盈曰祁氏私

言討家臣 無與國事

有討國何有焉遂執之祁勝賂荀躒荀躒

以其 專戮 臣

為之言於晉侯晉侯執祁盈祁盈之臣

去聲 鈞同也言三人同 被執皆將戮死 慙發語辭吾君謂祁盈言使祁盈先聞勝臧一人之死而心快

曰鈞將皆死慙使吾君聞勝與臧之死也

遂殺 勝臧

以為快乃殺之夏六月晉殺祁盈及楊食

我食我祁盈之黨也而助亂故殺之遂

殺之

新訂左傳傳本

昭公補傳

卷之十一

十一

此篇連敘兩人兩事一正敘一原敘本是常格妙在前半單敘一人已畢中間東上落下忽將兩人一總結斷後卻另敘一人臨了更不回抱收應一字分明兩人分開兩頭而以中節作一篇樞紐也此合仙中之變粹又開後人無數巧妙法門矣

左翼勝臧通室法所當討者也乃一人討罪兩家族滅固由荀躒受賄亦由六卿志在并吞私室窮除公族以遂其分國之謀故殺繼以滅滅繼以分晉宗十一族僅



存羊舌母多庶少深憂無後而不知絕滅之更可憂也生龍蛇而羊舌氏危生龍蛇而羊舌氏滅之而龍宗危如絳一值不類亡可立待此母深識灼見刻刻為羊舌憂宗祧非為好色計也

翼又云殺祁盈而及楊食我祁盈主也食我實也主略而賓詳以為非此莫喪羊舌向母一段公案在也食我之殺祁以黨盈作亂一筆輕輕敘過而獨詳其初生并詳其所由生以見覆宗絕祀而女戎之禍千古一轍良可畏也不使叔

滅祁氏羊舌氏初叔向欲娶於申公巫臣

向之母欲叔向娶其母黨之女

氏其母欲娶其黨叔向日吾母多而庶鮮

吾懲舅氏矣其母曰子靈之妻殺三夫

一君一子而亡一國兩卿矣可無懲乎吾

聞之甚美必有甚惡是鄭穆少姬姚子

之子子貉之妹也子貉早死無後而天

鍾美於是將必以是大有敗也昔有仍氏

生女黶黑而甚美光可以鑑名曰玄妻

樂正后夔取之生伯封實有豕心貪惓

無厲忿類無期謂之封豕有窮后羿

存羊舌母多庶少深憂無後而不知絕滅之更可憂也生龍蛇而羊舌氏危生龍蛇而羊舌氏滅之而龍宗危如絳一值不類亡可立待此母深識灼見刻刻為羊舌憂宗祧非為好色計也

翼又云殺祁盈而及楊食我祁盈主也食我實也主略而賓詳以為非此莫喪羊舌向母一段公案在也食我之殺祁以黨盈作亂一筆輕輕敘過而獨詳其初生并詳其所由生以見覆宗絕祀而女戎之禍千古一轍良可畏也不使叔

滅祁氏羊舌氏初叔向欲娶於申公巫臣

向之母欲叔向娶其母黨之女

氏其母欲娶其黨叔向日吾母多而庶鮮

吾懲舅氏矣其母曰子靈之妻殺三夫

一君一子而亡一國兩卿矣可無懲乎吾

聞之甚美必有甚惡是鄭穆少姬姚子

之子子貉之妹也子貉早死無後而天

鍾美於是將必以是大有敗也昔有仍氏

生女黶黑而甚美光可以鑑名曰玄妻

樂正后夔取之生伯封實有豕心貪惓

無厲忿類無期謂之封豕有窮后羿

存羊舌母多庶少深憂無後而不知絕滅之更可憂也生龍蛇而羊舌氏危生龍蛇而羊舌氏滅之而龍宗危如絳一值不類亡可立待此母深識灼見刻刻為羊舌憂宗祧非為好色計也

虎之母不娶子靈之女名言至論足為後人龜鑑不徒賞其問聲之特識而已

子貉鄭靈公亦姚子所生

之子子貉反亡白

之妹也子貉早死無後而天

鍾美於是將必以是大有敗也昔有仍氏

生女黶黑而甚美光可以鑑名曰玄妻

樂正后夔取之生伯封實有豕心貪惓

無厲忿類無期謂之封豕有窮后羿

存羊舌母多庶少深憂無後而不知絕滅之更可憂也生龍蛇而羊舌氏危生龍蛇而羊舌氏滅之而龍宗危如絳一值不類亡可立待此母深識灼見刻刻為羊舌憂宗祧非為好色計也

翼又云殺祁盈而及楊食我祁盈主也食我實也主略而賓詳以為非此莫喪羊舌向母一段公案在也食我之殺祁以黨盈作亂一筆輕輕敘過而獨詳其初生并詳其所由生以見覆宗絕祀而女戎之禍千古一轍良可畏也不使叔

滅祁氏羊舌氏初叔向欲娶於申公巫臣

向之母欲叔向娶其母黨之女

氏其母欲娶其黨叔向日吾母多而庶鮮

吾懲舅氏矣其母曰子靈之妻殺三夫

一君一子而亡一國兩卿矣可無懲乎吾

聞之甚美必有甚惡是鄭穆少姬姚子

之子子貉之妹也子貉早死無後而天



滅之。夔是以不祀。且三代之亡，共子之。

皆是甚美而致甚惡也 汝何以夏姬之女為美哉 尤異也 足以移動人之心性

廢。皆是物也。女何以為哉。夫有尤物，足以

苟無德義以制其心，則必為後日禍亂之階。

移人。苟非德義，則必有禍。叔向懼，不敢取。

晉平公 即楊食我 子容伯華子其

平公強使取之。生伯石，伯石始生子容。

母叔向嫂 姑叔向母 兄弟之妻相謂如

之母。走謁諸姑，曰：「長叔姒生男，姑視之。」

及堂，聞其聲而還，曰：「是豺狼之聲也。狼子

野心，非是莫喪羊舌氏矣。遂弗視。」

補二十九年傳 公如晉，次于乾侯。

平子每歲賈馬，具從者之衣屨而歸。

之於乾侯。公執歸馬者，賣之，乃不歸馬。衛

汪氏克寬曰：竊疑意如剛忍兇悖，必無歸馬之事。昭公居鄆四年始適乾侯，鄆猶未潰，而左氏云每歲歸馬於乾侯，不亦謬乎。脫有此事，亦鄭

新訂... 昭公補傳... 公十四... 自... 三



莊射中王肩使祭足勞  
王且問左右之類耳加  
刃於人而以手撫之此  
小人之欲掩其惡也

靈公以所乘之馬獻  
於昭公馬名啓服

墮墜  
死也

侯來獻其乘馬曰啓服。塹反而死。公將為

欲作棺  
以埋之

之。殯。子家子曰：從者病矣，請以食之。

禮曰：敝帷不  
棄為埋馬也

龍輔  
玉名

乃以帷裹之。公賜公衍羔裘，使獻龍輔於

亦私覲  
之意

齊邑  
名

齊侯。遂入羔裘。齊侯喜，與之陽穀。公衍公

二人之母  
同時產育

為之生也。其母偕出，公衍先生，公為之母

畱公衍母使待  
己育同與告公

曰：相與偕出，請相與偕告。三日，公為生其

不約衍母  
而先告公

公衍後告  
反為弟

母先以告。公為為兄，公私喜於陽穀而思

務人公為始與  
公若謀逐季氏

於魯。曰：務人為此禍也。且後生而為兄，其

誣也久矣。乃黜之，而以公衍為犬子。

聽子家而省馬，積思於  
魯而黜公為困窮之極  
始有一隙之明而亦殆  
將死矣，可憐哉



